这样一来，巴尔扎克至少能够使逼债最急的一些债主得到满足——不言而喻，他的母亲和德·贝尔尼夫人不包括在内。尽管他在过于匆忙地发出欢呼之后十四天又开始报告：

“星期四，我得支付五千法郎，而我实际上身无分文。”实际上，“我已习惯了这些小型战斗”。它们伤害不了他。

他知道，今后两三个月的写作，能挣到多少钱。他知道，在日内瓦的日子，可能决定他不久的将来，也许决定他整个一生：

“所以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写作，白天黑夜地写作!我必须于两周之内在日内瓦赢得我的幸福——这些字句现在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鼓舞。”

这一次巴尔扎克可没有言过其实。他预感到并不是为了得笔稿酬而写作，用以解决燃眉之急。而是为了实现内心最深沉的愿望：为了取得最后的安全保障。沉浸于预感的醉意之中，巴尔扎克努力写作。他这一生中很少像现在这样卖力地工作，出色地工作。他的作品证实了他说的话：

“我想——想到这件事，血液便向我的心脏涌流。我的脑子里，各种想法纷至沓来。我整个人感到逐渐升华，为这种愿望所鼓舞，我无疑将要创作最优美的作品。”

不仅在外观上，在数量上，巴尔扎克试图在这几个月里超越自己，而且在艺术上，在道德上也是如此。在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谈话中，从夫人的书信里，巴尔扎克发现夫人对《婚姻生理学》这种轻佻放荡的作品有些不大舒服。巴尔扎克是把自己当作纯洁浪漫的情人展现在夫人面前，而夫人却会根据刚刚出版的《都兰趣话》来评判他。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使巴尔扎克感到难堪。他要证明，他也拥有宏伟和高尚的感情，充满人道和宗教的思想。他的《乡村医生》,是部严肃的作品，对于他迄今为止的读者来说，要求过高。这部作品应该证明，其它那些玩意儿，只是在他心情松快的情况下信笔写出的。他真正的力气完全属于一种真正的理想。与此同时，巴尔扎克完成了《欧也妮·葛朗台》,他那些亘古长存的杰作之一。这样他就为他的性格、他的艺术创作力和他人性的价值，提供了两份毋庸置疑的证明。

就在巴尔扎克这样大胆，这样起劲地准备迎接他那爱情和人生小说的这一伟大的、决定性的场景时，他也并不忽视，从远方趁热打铁，免得此铁冷

192

却。每周他都给他“忠实挚爱之妻”写出烈火燃烧般的情书，信中礼节性的“您”,早已被亲密的“你”所取代。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保证，他的“一个极为美妙的新生活现在才真正开始”,夫人是他在这世上所有的“心爱的唯一的女人”。他爱夫人身上的一切：“她稍微浓重的口音，和她散发出善意和极乐的嘴。”巴尔扎克注意到，他整个的一生全都属于夫人，不禁大吃一惊：“在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女人，只有你!”他从一开始就自居从属地位，“可怜的奴隶”的地位，“农夫”①的地位。他居然胆敢抬头仰望他尊贵的女主人。诗人自缚双手，把一辈子都交付给她。若把巴尔扎克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从世界肇始之时起，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无边无际地爱过一个女人。每个礼拜，其实是每天，他都向那遥远的堡垒扔出这样的燃烧弹。

“你现在一天比一天都更加让我喜欢。随着每天消逝，你都在我心里占有更多的空间；千万不要背叛我的爱情，这样伟大的感情!”

令巴尔扎克吃惊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弄到了一本《都兰趣话》,为了驱散夫人觉得他道德败坏的顾虑，他向夫人保证：

“你不知道，我的爱情多么像处女一样纯洁。”他向夫人坦白：“三年来我生活得十分贞洁，犹如一个少女。”

恰好这时，他却十分骄傲地告诉他妹妹，他已经有了一个私生子。这样，他的坦白便显得更加出人意表。

就在他这样毫无顾忌地试图以最重磅大炮从一开始就摧毁他选中的女人的任何反抗之时，他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布置地雷坑道，旨在博得那个讨厌的丈夫的好感。巴尔扎克在给“心灵的天使”和“我的爱”书写亲密书信的同时，也写出彬彬有礼、保持距离的信札，抬头使用“夫人”,显然是供夫人给德·韩斯基先生看的，这些信应该唤起这样的印象，似乎德·巴尔扎克先生对于他们全家，包括他们女儿、侄女、伴娘甚至对身为丈夫的德·韩斯基先生都怀有特殊的好感，特意来到日内瓦，为了和这可爱的一家人共度几个星期。为了对收集名人手稿的德·韩斯基先生表示特别的敬重，巴尔扎克把罗西尼的一份手稿寄赠给他，并且以感人的谦逊态度请求德·韩斯基先

①农夫，在当时的俄国，贫穷的农民和农奴相比，还有一定的自由。

193

生允许他把《欧也妮·葛朗台》呈献给他的夫人，以此表示他对夫人的尊敬。在这部手稿封面的反面，巴尔扎克用铅笔悄悄地写下了他抵达日内瓦的日期。这事对于善良好心的丈夫当然是严格保密的。德·韩斯基先生可没想到，多年来一直围在他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自己的妻子，和虔诚的瑞士家庭女教师，会背着他合作撰写德·巴尔扎克先生的人生小说。

到十二月，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巴尔扎克只想等到《欧也妮·葛朗台》出版。这本书成了巴尔扎克的一大胜利。即便是对巴尔扎克恨得咬牙切齿的敌人，也很尴尬。巴尔扎克的旅行费用也出人意表地准备就绪。1833年12月25日，巴尔扎克抵达日内瓦的拱顶饭店，心情无比欢畅，情绪十分欢快，意志分外坚定。他在饭店里得到夫人的第一个问候，乃是一枚珍贵的指环，里面夹了一缕他极为赞赏的黑发。这枚指环预示前景无限美妙。巴尔扎克把它像护身符似的一辈子都戴在手指上，不再脱下。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一共呆了四十四天，每天十二小时当然用来写作。他一方面发出颂歌似的宣告，在日内瓦由于他的天使就在身边，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另一方面又向他的天使寄去他雷打不动的时刻表。根据这张时刻表，即便是在日内瓦，从夜里十二点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他也都要用来工作。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劳碌命而言，即使身在乐园之中，他也不会休息。只有下午的时间，拿来献给德·韩斯基一家或者德·韩斯卡夫人，这是他的一番好意。其余时间完全属于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复仇。巴尔扎克恰好把《朗热公爵夫人》的手稿带到日内瓦来加工。小说描写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失败的艳史。就在日内瓦城里，他得到公爵夫人最终的拒绝，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拒绝。巴尔扎克现在把这份稿子取来，并不是毫无目的。他无疑打算用这部小说对德·韩斯卡夫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他这样一夜一夜地向夫人朗读，一位诗人如何向一个卖弄风情、戏弄他的爱情却又拒绝给他最终回报的女子进行报复，想必会有意无意地使他正在追求、正在焦躁不耐地要求给他最后证明的那个女人受到惊吓，感到恐惧，担心也被这只毫无怜悯之心的手扔进公众轻蔑的炼狱之中。读一读巴尔扎克的书信，会发现巴尔扎克在这场牌局中，洗牌洗得多么巧妙。他一方面通过他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重新挑起的——仇恨，让他追求的德·韩斯卡夫人看

194

到，他对这个冷酷无情的公爵夫人，自己会变得多么冷酷无情，同时他也用谈起德·贝尔尼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孩子般忠诚的——同样也是重新挑起的——热情，表示诗人对于一个把肉体和灵魂全都毫无顾忌地奉献给他的女人，会多么地充满感激之心。德·韩斯卡夫人背着丈夫，给予巴尔扎克一些偷偷相会的时间，尽管我们对于他们这些秘密谈话知之甚少，但是毫无疑问，巴尔扎克尤其努力想得到一样东西：“迫使天使从天上降到人间”,把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在这同一座城市里没有给予他的东西能够献给他。

从巴尔扎克给夫人的信件和恳求中可以看出，对于巴尔扎克的最后要求，夫人起先坚决抗拒，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她还缺少对巴尔扎克的最后信任。传记作家们和心理学家们愚蠢地争论不休，德·韩斯卡夫人究竟是否“爱过”巴尔扎克，就仿佛爱情这个概念，含义明确，轮廓分明，不可更改，不会发生动摇、障碍和阻力。就像夫人以后的生活所证明的，她可能天生性欲旺盛，可绝对不会激情发作便不顾一切。她要顾虑到自己出身的阶级，她的良好的名声和她在社交界的地位。这些顾虑时时刻刻都是她的障碍，这双小而黑的近视眼睛，始终明察秋毫。她那大理石般的额头，巴尔扎克曾热情地赞赏不已，善于冷静地深思熟虑。从一开始，德·韩斯卡夫人就考虑到，这场冒险会把她卷得很深，超过她的希望，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使自己受到约束，这样她才能和巴尔扎克完全不同，巴尔扎克可是迫不及待地催着要达到最终的目的。夫人一辈子和巴尔扎克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感情之中。因为她在不同的领域，对巴尔扎克有不同的感受，对巴尔扎克的判断也就不同。她赞赏诗人巴尔扎克，尽管她也看到巴尔扎克的个别缺点。当巴黎的评论界阴险狡猾地对巴尔扎克百般挑剔，把他放在大仲马和其它所有的长篇小说家同一个水平上来观察的时候，夫人看到巴尔扎克傲然独立，凌驾当代的伟大。但是她也用这同样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巴尔扎克爱情的狂喜含有演戏的成分，过于夸张。夫人的耳朵越来越尖，越来越提高警惕，听出巴尔扎克小小的不实之词和偶尔说出的谎话。即使作为女人她屈从于巴尔扎克旺盛的爱欲精力，这位贵妇人看到这个不可救药的平民举止粗野，趣味恶劣，好出风头，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尽管巴尔扎克所有的信件全都浸泡了大麻，也无法迫使夫人完全闭上她警觉的眼睛。她虚荣心重，好奇心切地吸进这些陌生赞美的强烈香味，但是并没有因而为之陶

195

醉。她在奈夏台尔时期给她弟弟的一封信，让人看出，她如何从一开始便洞察这种关系。

“我现在终于结识了巴尔扎克，你会问，我是否还维持着，就像你说的，对他盲目的偏爱，还是说我已治好了这种疾病。你还记得，你一直预言，他会用刀吃饭，会冲着餐巾揜鼻涕。好，这第二桩罪行，他倒没有犯过，可是第一桩罪行他还真的犯了。当然看他这样吃饭，真的使人难堪。在其它场合，当他犯些我们统称之为‘缺乏教养’的错误时，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要纠正他，就像安娜在这种情况下我总要教训她那样。但是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有比举止好坏更加重要的东西：他的天才的本性会使你触电，会把你提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他的天才使你对自己入迷，你通过他懂得，并且理解，你的生活究竟缺少什么。现在你又要说我‘欣喜若狂’,但是我告诉你，情况绝非如此。我对他的欣赏，丝毫不会使我盲目，对他的错误视而不见，——他的错误还真不少。但是他爱我，我感到，这个爱是我曾经占有过的最珍贵的东西。倘若我们从今天起，非各分东西不可，那他在我生活中将扮演火炬的作用，其光芒不断在我目迷神眩的眼睛前面照亮，——我的可怜的眼睛，要是我想到这个世界上和我周围的世人的穷酸可怜，小里小气，我的眼睛有时会十分疲劳。”

我们可以认为，“陌生女人”的这几行字，比巴尔扎克所有的书信都更加真诚：作为女人，她被这样天资聪颖的男人所爱，必然感到骄傲。她有足够的虚荣心，不会不知道，她作为这样一种通信的对象，会成为总务主管，守护这份超越时代的文献。而她自己，乌克兰的一位小小的籍籍无名的地主太太，本身是个无足轻重也毫无创造力的女人，也会成为一名历史人物。她的态度基本上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有出奇的相似之处。公爵夫人也同样觉得，被这位享有盛名的诗人所追求，所称赞，所颂扬，甚至所追逼，是件幸事，为此感到骄傲。可是公爵夫人没有感到足够的激情和激烈的爱情，不愿为了巴尔扎克而声名狼藉。可是陌生女人则不然，巴尔扎克紧紧相逼：

“让我们相爱吧!别拒绝给我意味着一切的东西!”

很明显她觉得，背着她的丈夫和女儿，有被她收买的家庭女教师作为同谋，蒙上面纱溜进巴尔扎克的饭店，这事非常难堪，并不光明正大。巴尔扎克的某些吹牛或者废话，动摇了她的信任，她担心，巴尔扎克会把她的一次

196

献身在闲聊中说出去甚至用作文学素材。可是巴尔扎克向她发誓，她的献身只会加深诗人的感情，诗人的感激之情。

“你会看见：献身只会使爱情更加亲密，更加强烈。……我该怎么跟你说才好：你身上极为轻微的芳香都使我心醉神迷。我若能千百次地占有你，你将看到我更加陶醉。”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从午夜到中午，巴尔扎克在写作一部即将付印的长篇小说，咬牙切齿地描写德·朗热公爵夫人拒绝把最后的礼物献给自己的情人，下午他则试图摧毁一个不愿献身于他的女人的抗拒。

可是这一次巴尔扎克的意志变得激烈狂暴，终于幸运向他招手。他的天使经过四个礼拜顽强抵抗，终于在拱顶饭店降落人世，发生通奸行为。

“昨天我整个晚上都对我自己说：她属于我了!唉，乐园里的圣贤都不会像我昨天那样幸福。”

巴尔扎克打算亲自经历的布局浪漫、结构出众的爱情小说，现在已经达到了高潮。巴尔扎克已经实现了不大可能的事情，他把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梦想成一位年轻、富有、美丽的贵妇人，证明他的梦想成真。他还不认识这位贵妇人，却已要求她充当他的情人，这位夫人真的变成了他的情人。巴尔扎克的那种妖魔般极为精彩的意志取得了胜利，他把一个幻想中的爱情创造成现实。他的人生小说在意外事件、紧张悬念、人物和环境的异国情调方面，精彩纷呈，绝不亚于《人间喜剧》。

而这部小说还没有结束。只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已。两位彼此相爱的恋人埃娃和奥诺雷，已经互相找到，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发誓彼此相爱，永远忠诚，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这两个幻想家，沉溺于他们自己的奇特恋情，被他们自己的激情弄得如痴如醉，现在该做什么呢?他们这两个热恋中人现在逃到哪里去呢?德·韩斯卡夫人会弃她不爱的年迈丈夫于不顾，跟着巴尔扎克到巴黎去吗?还是说，她会按照市民阶级的想法，提出离婚，以便合理合法地成为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妻子?用座落在乌克兰的豪宅和几百万的家产换取这个姓氏的荣誉?他们两人似乎彼此分开之后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也活不下去，他们会做什么?巴尔扎克这个头脑灵活、想法极多的人，会想出什么奇妙的解决办法呢?

197

可是巴尔扎克在他的人生小说中，就和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仅是个伟大的幻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人生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妻子和一笔财产”。在他对德·韩斯卡夫人的激烈恋情中最吸引他的乃是，这位德·韩斯卡夫人，恰好是位贵妇人，又拥有几百万家产。这颗“北极星”也同样不想长久居住在一套巴黎小市民的住所里，每天为巴尔扎克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们开门。他们犯罪之后，不想私奔、离婚、决斗或者类似的浪漫解决方法，而是在两个恋人之间达成了一个明确的、几乎可说是商人般的协定。他们答应每天都彼此通报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互相预先赠送一个匣子，来存放对方寄来的信件，直到……直到德·韩斯基先生如此亲切友好地不再成为他们的障碍。在这期间，他们设法时而不引人注意地见见面，不言而喻，不使德·韩斯卡夫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损害，不致引起流言蜚语，惹出轰动丑闻。只要德·韩斯卡夫人由于丈夫去世成为维尔肖夫尼亚的主人，继承了千百万遗产，这位新的阿贝拉尔和这位新爱洛绮丝①就会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结合起来，直到永远。

多愁善感的人会觉得，浪费了这么多感情，这种海誓山盟会有些过于冷淡，过于精打细算。但是置身于陶醉之中，巴尔扎克并不感到这种解决方法有什么难堪之处。一年或者两年，对他算得了什么?他心想，这个脾气阴郁、疾病缠身的丈夫不会活得更加长久。他的乐观主义，他的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告诉他，发生这个奇迹的地方，必然也会发生另一个奇迹。于是巴尔扎克便和这位浑然不觉的丈夫极为真挚地握手道别，——而其实他和夫人两人在脑子里已经把他埋入地下——感谢他殷勤招待的好客精神和其他珍贵的礼物，然后德·韩斯卡夫人就和丈夫、孩子，全家人一同驱车前往意大利，进行一次旅游。巴尔扎克则返回巴黎，回到他的书桌旁边。

① 阿贝拉尔和爱洛绮丝是卢梭小说《新爱洛绮丝》中的男女主人公。

198

第十三章 维也纳之别离

巴尔扎克精神焕发，情绪高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力充沛地回到巴黎。对于曾经遭受的失败，他已经进行了报复。作为男人，他第一次面对一个认真反抗的女人，坚持了自己的主见。他的勇气，他的力气，从来也没有像此时此刻这么强大。他第一次看到他有可能把还一直不太稳定的，经常为狂风暴雨、各种灾祸威胁的生活好好整理一下。他的天性具有生机勃勃的气质，他的生活必然会成为一道“湍急奔腾的洪流”,一生动荡不宁。但是这种泡沫飞溅、奔腾咆哮、浪花飞舞的急流至少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楚的方向。从此刻起，巴尔扎克有了一个确切的生活计划。他将不惜无情地对抗自己，毫无顾忌地践踏自己的健康和舒适，以他自己特有的狂暴干劲来执行这个计划，他要在十年之内完成《人间喜剧》他那世纪最为大胆的著作，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巨著将要求十个人以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他要征服这个女人，使之成为他的妻子。这个女人会平息他的情欲，通过她显贵的出身，满足他社交上的虚荣心。通过这个女人的千百万家产，使他不再依赖出版商、报纸和迫使他写作的强制压力，这些压力越来越多，无法忍受。

巴尔扎克装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样子，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大吹法螺，却把真正的秘密藏得严丝合缝。这是巴尔扎克最为天才的战略之一。当他神吹稿酬高得惊人，大多数情况乃是为了不让人猜到他已债台高筑到何种地步。他衣服上钉着金质纽扣，自己拥有一辆豪华马车，是为了掩饰他是在面包师傅那里赊账买的面包。他以动人的论点向戈蒂叶和乔治·桑证明，只有绝对贞洁的内容才能赋予作品烈火和张力，这样说，只是为了防止人家怀疑那些秘密访问他的女人。其他浪漫派诗人把自己的男女关系张榜公示，

199

急于想要把自己的爱情戏剧的各个阶段avant、pendant和après(剧前、剧中和剧后)都告诉所有读者，尽可能地大肆渲染，而巴尔扎克却严守秘密，堪称模范。自从巴尔扎克亲自邂逅了“陌生女人”之后，他就保持沉默，即使面对最亲近的朋友，他也守口如瓶。除了他在最初得意忘形之际给他妹妹写了那封信，他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陌生女人”的姓名。茹尔玛·卡罗先前曾经帮他回答过那封“出自俄国或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巴尔扎克有任何暗示；知之更少的是德·贝尔尼夫人或者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巴尔扎克把陌生女人的所有来信全都珍藏在一个匣子里，钥匙他总带在身边。《塞拉菲塔》一书的献词写得这样抒情、朦胧，把它和十几个献给公爵们、伯爵们、外国贵族和外国贵妇人们的题字放在一起，不会引人注意。足足有十年之久，即便是他最最亲近的朋友也没有感觉到德·韩斯卡夫人的存在。他满心骄傲，洋洋得意地宣告通过《人间喜剧》征服全世界的计划时，他却顽强、巧妙、成功地隐瞒了这个陌生女人的存在。这个女人从现在开始，接受他所有的忏悔，保管他所有的手稿，这个女人被他挑选出来，把他救出苦役船，使他不复依靠别人。

巴尔扎克这次从日内瓦回来，很快就要去见德·贝尔尼夫人。在这位夫人面前，他更是守口如瓶。不能让这位永久的恋人知道，他现在已经(用他自己的话说)选择了一个“上天注定的永久的恋人”。他知道，他不能使德·贝尔尼夫人受到伤害，必须让她直到最后时刻都怀着幻想，以为自己是知道他全部秘密的唯一知己。因为德·贝尔尼夫人的健康状况已迅速恶化，医生们明确告诉巴尔扎克，夫人已来日无多。这位年老体弱的妇女不久前还觉得自己是巴尔扎克的情人，巴尔扎克觉得简直不可理解。

“即使她能重新恢复健康，——我当然希望如此——我亲眼看见她悲哀地步入老年，定会感到非常痛苦。看上去似乎大自然要一下子报复这个女人，竟然那么长久地抵抗人生和时间的规律。”

这简直就像是个象征：太阳升起之时，月亮便黯然无光。巴尔扎克决定让一个女人成为他生活中主宰一切的君王之时，另一个便悄然死去，这个女人曾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他。

也许巴尔扎克在日内瓦度过的时日之后，紧接着去拜访德·贝尔尼夫人是出于一种秘密的负疚感。既然他已摆脱了德·贝尔尼夫人，那就不要

200

让夫人知道或者感到这点。经过那么多紧张的场面之后，要有片刻休憩。巴尔扎克可以再一次在夫人身边回忆往事，回想他在夫人的指引下走过的阴暗、曲折、铺满碎石和荆棘的道路。然后他便需要踏上新的道路，一条会引向自由、荣誉、财富和不朽的道路。巴尔扎克感到增强了力量，彻底地放松，并且下定了决心，他便投身到工作中去。

巴尔扎克的生活一直处于高压之下，炽热得连阀门都要爆炸。他处于这样的生活中，也许从来没有像日内瓦之行后工作得这么出色，这么幸福，这么光辉灿烂过。这是不是就是胜利，第一个真正男性的胜利?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意志，要说服这个女人，是献身给一个值得她爱的男人，向这个男人作出了许诺?还是说这是他更加现实主义的要求，一年之内挣这么多钱，捞这么多钱，使他能够很有派头地出场，在他的“挚爱之妻”消失在乌克兰朦胧王国之前，还能追随她而去?反正巴尔扎克在他巨人般的成就之中还从来没有比这一年做出过更多的贡献。大夫们很是不安，警告他要爱护自已，他自己有时也害怕会突然崩溃：

“我开始颤抖，我害怕还没建造起我作品的大厦，就会过度劳累，精疲力竭，猝然晕倒，败下阵来。”

但是，巴尔扎克一部接一部地写作他的作品，一部挨着一部。多么优秀的作品啊!

“我的想象力从来也没有渗入到这么不同的领域中去过。”

一年之中他完成了《德·朗热公爵夫人》,写作《一百个夜晚》,从六月到九月，写作《绝对之探求》,同时在十月份，写作《塞拉菲塔》的开头部分。在十一月，用四十天时间写完了他不朽的杰作《高老头》,在十二月和后面几个月，完成了《海边的一出戏》《金眼女郎》《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三十岁的女人》的新添部分，脑子里又草拟了《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和《幽谷百合》的写作计划。有人会说，这完全不可能。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不仅不可能的事情会變得可能，而且还有其他种种。因为在这段时间他还把过去的长篇小说进行一番改写，给《舒昂党人》《驴皮记》《夏倍上校》以新的形式。开始和儒勒·桑多一起写了一部新的剧作，写出了《致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几封信》,和一些出版商搏斗，另外还准时而忠实地写了五百页书信和日记，寄给他“挚爱之妻”。

201

就这样，巴尔扎克这位文学上的西西弗斯，每天把他的工作之石推上去，又推上去。德·韩斯卡夫人却在意大利悠哉游哉地过着一段理想的无所事事的消闲时光。他们家的车队从一家高雅的旅馆驰向另一家高雅的旅馆。德·韩斯卡夫人漫步游荡，请画家为她作肖像画，把商店抢购一空。可以理解，对于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女人，迄今为止一直拘囚在俄罗斯的魔法圈中，一旦经历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这将是何等震撼的印象。巴尔扎克缺少的一切，韩斯卡夫人却大量拥有。夫人有时间、有闲暇、有快乐、有金钱，我们从两人的通信中，丝毫也看不出夫人有中断自己“无所事事的甜蜜生活”、急忙投到她那伟大的情人怀怀抱中去的迹象。相反，我们往往禁不住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德·韩斯卡夫人在这整个恋情之中，更在乎的是巴尔扎克的信，而不是他这个人。夫人不断地以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要求巴尔扎克提供这种贡品，而她自己呢，这位悠闲自得、无所事事的女人则对巴尔扎克惊人数量的书信回复得很少，巴尔扎克对此常常抱怨。在她旅行的整整一年里，这位女主人每到一站都期待着她忠实而驯从的农夫(Mushik)寄给她的信件。

当然，这些信件的形式和温度必须调整成另外的样子。显然，无论是和维尔肖夫尼亚，或者奈夏台尔或者日内瓦，都不可能进行秘密通信。也许由于意大利书报检查官对留局待领的信件特别警惕，也可能从巴黎寄来给这位瑞士家庭女教师的信件太多甚至会使德·韩斯基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生性轻信的丈夫也感到奇怪，所以巴尔扎克必须把他的信公开寄给德·韩斯卡夫人，把这些信件进行一番文体上的修饰，以便德·韩斯基先生也能阅读。因此信上不再采用亲密的“你”,而是使用充满敬意的“您”,不再用“天国的天使”,“挚爱之妻”,而是用“夫人”。每次都请求“夫人”向“乌克兰的大元帅”、向安娜和波累尔小姐以及整个车队致以问候。不再信誓旦旦地大谈永久的爱情，不再用——我们也舒了口气——“奴隶”的惯用语。巴尔扎克这样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就仿佛他这几周在日内瓦，在夫人身上只找到了一个对文学饶有兴趣、评论中肯精到因而极端值得尊敬的女友，他感到有责任向这位女友报告他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旨在唤醒这样一种印象，就仿佛他在日内瓦那几个礼拜，和这家人联系得这么紧密，以致他心里有种需

202

要，至少用笔谈的方式继续和夫人闲聊。

巴尔扎克要是在这些看似谈天说地的字句当中不插进去一些只有夫人才明白的小小秘密信号，那他也就不成其为了不起的、训练有素的作家了。在他说起他极为喜欢的瑞士各地风光的时候，夫人便心知肚明他这种怀念和追忆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巴尔扎克又向夫人第二次提供了玩弄秘密的危险游戏。

巴尔扎克的这些寄往意大利，后来那些寄往维也纳的信件，不仅仅是为了让德·韩斯基先生妄想，这是他们友谊的纯精神和文学性的形式，也是为了让德·韩斯卡夫人放心，夫人始终是他唯一的爱人，即使身在远方，他也依然矢志不移，忠于夫人。情况似乎是，他们不顾夫人的丈夫依然健在，订下了这种奇特的婚约，在这种情况下，德·韩斯卡夫人向巴尔扎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或者，巴尔扎克凭着他惯常的放肆大胆，向夫人保证，立刻回复到他从前“纯洁忠贞”的状况；反正巴尔扎克的信件连连提出保证，他如何独自一人，足不逾户，与世隔绝地生活着，不仅白天如此，夜里也是这样。他一而再地讲述他的“僧侣似的生活”,并且保证——

“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孤独”。

或者——

“我独自一人，犹如大海之中的岩石。我的永恒的工作不对任何人的胃口。”

或者又说：

“我坐在这里，如此孤寂，就像一个女人沉湎于爱情的思念时永远希望看到的那样。”

可是糟糕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的保证并不怎么相信。作为一个天资聪慧、观察犀利的女人，她在日内瓦就认识到，巴尔扎克和他在信中勾勒出来的富有浪漫情怀、激昂感情的自画像很不吻合。她知道，巴尔扎克的想象力随时随地都听他使唤。夫人无疑已十几次发现这个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诗人没说实话。也许恰好在日内瓦饭店的房间里，他俩的亲密接触显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巴尔扎克，不是一个羞怯腼腆、毫无经验、在爱情中缺少历练的苦行僧。另外在巴尔扎克背后似乎有个效率很高的情报机关在活动。德·韩斯卡夫人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时，交给他几封致俄

203

国和波兰贵族的介绍信，也许并非毫无目的，从波多斯基们或者基色列夫们那里，想必有报告打过来，无疑使夫人觉得可疑，到底巴尔扎克是不是真的只为病中的德·贝尔尼夫人深感悲哀，并且在无比繁忙的工作中度过时日。巴尔扎克在巴黎过于出名，他若一个礼拜两次在“老虎的包厢”里出现，并且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一位美艳绝伦、同样全城闻名的贵妇人的身后，不可能不被人看见。同样这位“可怜的奴隶”,在他的座落在卡西尼大街的寓所之外，在巴塔耶大街还另外安排了第二个寓所。他在巴黎首席金匠那里用七千法郎买了那把著名的手杖，像他自己承认的，人们谈论他的手杖，甚于谈论他的全部著作，这一切也都瞒不过人。德·韩斯卡夫人想必不知怎地向巴尔扎克暗示过，她并不是这样天真烂漫，会任人随意愚弄，因为巴尔扎克显然被逼到了墙角。他一再向夫人保证，“三心二意或者背信弃义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在他写的公开信里，这话指的是友谊，但是夫人看了自然会另作解释。巴尔扎克机智地设法用一种巧妙的手法预防，有人会向夫人通报什么可以充作罪证的事实：“有些女人自诩，她们在我心里有点分量，就跑来找我。”但是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是谎言、污蔑，言过其实。他“喟叹自己缺少一种您如此熟悉的诗意(人们想到《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这个她一定会理解!’)”,只是由于他感到最为深切的孤独，他才投身到音乐中去。不，这和社交界，和外部世界全然无关：

“听音乐：这就是，更加发自内心地深爱他爱情的对象。这就是说：激烈狂热地思念他秘密的渴望，这就是，直视那双眼睛，眼里的烈火正好是他所爱的，并且谛听那可爱的声音。”

但是府邸的女主人不再信任这个“农夫”,尽管他会无比奇妙地描述一切和调整一切，也许正因为他能把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所以夫人才信不过他。正因为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的爱情关系只能通过信任才能存在——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贵妇人，她最担心的莫过于巴尔扎克轻率泄密，——夫人的态度似乎有些保留，这使巴尔扎克大为不安。夏天过去，夫人的意大利之行也就此告终。他们的车队驰向维也纳，打算在那里过冬，等到冬去春来，德·韩斯基先生将把他的夫人带回地处文明世界尽头的那座该诅咒的府邸，然后“北极星”,巴尔扎克天际的这颗希望之星，也就永远随之消失。所以如果他想保留已经赢得的情人，不使之重新失去，必须再见一

204

面，给这永结同心的关系重新倾注活力，重新加上火气，重新使之血液通畅。在这场以他生命为赌注的宏伟博弈中，巴尔扎克不能把他手中的王牌轻易打出。那就到维也纳去!借口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他向所有的朋友，也向德·韩斯基先生解释，为了写好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大战役》,他无论如何一定要亲眼观看一下阿斯伯恩和瓦格拉姆①这些当年的古战场。可是秋天过去了，冬天也随之过去，巴尔扎克还一直未能成行。始终是同一个障碍，却以不同形状出现：一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完稿，他行前还必须得到一笔稿酬，他还想偿付一笔债务，以便取得一笔新的数额更高的债款。可是在他亲身冲锋陷阵、重新激起旧日烈焰之前，必须使那火势已经不太旺盛的火焰不致完全熄灭，他一封封地寄出信件，一再以即将重逢来安慰夫人。

一个不幸的突发事件几乎永远摧毁了这次重新见面。七月底，韩斯基家的车队返回维也纳。既然去年巴尔扎克寄到那里去的秘密邮件十分顺利地送到，巴尔扎克心想，经过这么多月的感情克制，可以写一封火烧火燎的情书给德·韩斯卡夫人留局待领，不让她丈夫一同阅读。这一次不再用“夫人”,也不用拘谨的“您”,不说友好的想念“大元帅”德·韩斯基先生，不向埃维利娜和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问候，而是倾注洪水飞瀑似的灼热滚烫的柔情蜜意：

“啊，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人儿——这种强迫的收敛态度多么可怕!现在能这样心心相印地通信，什么样的快乐啊!”

巴尔扎克的这封狂热的情书就是这样开头的。他似乎沉浸在欢乐和渴望之中，预告他将于10月10日出发，前往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去和韩斯基一家会合。

“我将像一阵轻风似的飞到你的身边，什么时候到达，我还不能事先相告，因为我必须作出泰坦般的努力，才能到那里去，但是我以超人的伟力爱着你。”

经过六个月的思念，储存了半年的热爱，巴尔扎克终于要“亲吻你那仙

① 阿斯伯恩，1809年5月22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瓦格拉姆，1809年7月6日，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

205

女般的额头，感受你那可爱的秀发”。

和她共处三天之久，将要赋予他“一千年的生命和力量”。

可惜这封寄给“亲爱的小白猫”的情书，或者另外一封有着同样私密内容的信件落到了迄今为止一直浑然不觉的德·韩斯基先生的手里，夫妻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与此同时，巴尔扎克由于财务上的困难，把他的行期推迟，必须突然动笔，向德·韩斯基先生解释，什么原因，让他给韩斯卡夫人写了那封明白无误的表白爱情的信件。事实一目了然，巴尔扎克要进行解释，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像巴尔扎克这样灵感泉涌的长篇小说作家，可从来不怕难以想象的东西。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编出了一个讨人喜欢的故事，就像他们通信之初，巴尔扎克放肆大胆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毫无顾忌地编造了他心情不同，所以写出的字迹迥乎不同的故事。现在他又给火冒三丈、头戴绿帽子的丈夫编出了一个让人开心的童话。德·韩斯卡夫人，“这位性格最纯洁的女人，完全是个孩子，是我所认识的最严肃，最会嘲弄人，最聪明、最神圣，最富哲理性的人。”

德·韩斯卡夫人有天晚上曾笑着对巴尔扎克说，她“很想知道一封真正的情书是什么样子”。他就哈哈大笑地答道，“好吧，差不多就像德·蒙特朗致玛丽·德·韦奈伊①的情书”,指的是用他长篇小说《舒昂党人》中男女主人公的文体写的一封信。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完全是心无邪念地开了一个玩笑而已。想起那些疯劲十足的玩笑，德·韩斯卡夫人从特里哀斯特(Triest)给巴尔扎克写了封信：“您忘记玛丽·德·韦奈伊了吗?”这才使巴尔扎克想起，他曾答应要给夫人看看一封真正情书的模型，便写了两封这样的信件到维也纳——这大概就是使德·韩斯基先生深感意外也勃然大怒的两封信。

这样一种解释要让一个还算聪明的丈夫相信，就是把他当作傻瓜。但是巴尔扎克下面的一招更加巧妙。他说德·韩斯卡夫人收到第一封信之后——也就是在这两封败坏名声的信件被德·韩斯基先生发现之前——立即回信给巴尔扎克，十分震怒：

① 蒙特朗和韦奈伊是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舒昂党人》的男女主角。

206

“您简直无法设想，我被这一愚蠢的恶作剧取得的成功彻底打翻在地。夫人极度冷峻地回答我第一封开玩笑的信件，——而我还给她写了第二封这样的信!”

巴尔扎克既不向那位受骗的丈夫公开承认欺骗了他，也不因为引发了这场误会而向他表示歉意，——这可真是一个天才的妙招——巴尔扎克这时却请求身为绅士的德·韩斯基先生站在他这一边，帮他平息那位浑然不觉、贞节无瑕、难以接近的德·韩斯卡夫人对他的雷霆震怒。恰好因为德·韩斯卡夫人忘记了用德·韦奈伊夫人的情书开的玩笑，证明——奇妙的逻辑!——她把阅读情书视为粗鄙之事，很不合适，即使呈献给她的这封信仅仅作为样品，开个玩笑。

“德·韩斯卡夫人的宽厚态度，真是十分高尚地证明，我的举止是何等愚蠢，而夫人又是一个多么宽大为怀的圣女，这对我是个安慰。”

德·韩斯基先生大概(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因为这个玩笑受到一些损害，倘若这个友谊还依然有效)作为一个好心的中间人，把巴尔扎克的《风

俗研究》的第三卷和手稿转交给了德·韩斯卡夫人。但是如果他们两位，夫人或者先生，觉得从他，从这个有失身份、爱开玩笑的家伙手里还接受友谊的象征，已经很不合适，

“那么请您们把这几卷书和手稿全都烧毁。”

即使德·韩斯卡夫人宽大为怀，向巴尔扎克表示宽恕，诗人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曾经惹得这颗高贵的灵魂生气甚至伤害了她。

“毫无疑问，我再也见不到您，这是我的命运，我愿向您保证，我对此多么感到遗憾。在我的熟人当中，我并没有多少推心置腹的朋友，失去一个，我不可能不泪流满面。”

丝毫没有向丈夫表示歉意，巴尔扎克以令人赞赏的巧妙态度，甚至劝说那位受骗的丈夫，反过来请求巴尔扎克继续和他夫人保持通信联系，不受影响，坚持维护他们共同的友谊。

德·韩斯基先生的确就是这么天真幼稚，相信巴尔扎克的荒诞不经的描述?还是说，他意识到，反正再过几个月，在他夫人及其情人之间又要相隔几千英里，以此对自己作出哲理的安慰?还是说——这点或许最有可能——德·韩斯卡夫人不愿放弃这珍贵的通信和“永生不死的爱人”的角

207

色，于是说服丈夫，让他迁就?我们只知道，这对夫妻对巴尔扎克安排的这出喜剧似乎深信不疑，表示接受。德·韩斯基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没有得到),而德·韩斯卡夫人宽宏大量地原谅了这个罪人。因为一个月以后，巴尔扎克这样写道：

“我又开始我们的通信，根据级别的高低，我称您为‘至尊美丽女皇陛下’(犹如‘殿下’,‘阁下’,‘大王’,‘圣上’,‘阁下’,‘陛下’,)——您的称号把所有这些尊称全都包括在内。”

这个可怜的“农夫”在尘埃中匍匐滚动得时间够长了以后，又得到了维尔肖夫尼亚府邸主人和女主人的宠爱。他又获准可以写信，使两位高贵的主人心情欢畅，向崇高的女恩主叙诉他卑微生活中的事件，甚至允许他在韩斯基家的车队重返乌克兰之前，在维也纳再一次谦卑地拜见两位主人。

这场误会，现在表面上得到澄清，其实，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可误会之处。巴尔扎克现在可以也应该启程前往维也纳，可是很快就是十一月、十二月，接着就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一直都有新的障碍出现，或者不如说，只有一个大障碍：巴尔扎克没钱旅行。他紧张工作，坚毅顽强、灵感泉涌，即使在他这样一个工作巨人身上，也都难以理解。巴尔扎克完成了《高老头》这部亘古长存的杰作，另外三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中篇小说，从而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并且获得了最为丰厚的稿酬。但是他的右手，那只提笔写字的手，在坚韧不拔，同时也是醉意浓烈的快速写作中攫取的东西，他的左手，那只挥霍成性的手，不加选择地全都扔掉。新的住宅及其设备，根据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儒勒·桑多所准备，只付了极小一部分钱，珠宝商、裁缝、裱糊匠把《高老头》和《塞拉菲塔》的收入从一开头就分配完毕。“通过五个月超负荷的工作”买来了仅仅一个月的自由。巴尔扎克的这次计算又是一次失算，他不得不承认：“我如此残忍地捆在我债务的土地上，犹如一个农奴，不能原地挪动一步，我自己都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我深感屈辱。”

可是现在似乎是德·韩斯卡夫人开始催他动身，夫人竭尽全力才用各种借口把想要回到自己庄园去的德·韩斯基先生留在维也纳，一直呆到春天。四月原是最后的期限，可是她相信巴尔扎克。他允诺，一完成《塞拉菲塔》,就立即带上这本献给夫人的小说手稿，坐上旅行马车前往。夫人又把

208

她呆在维也纳的时间延长到五月份。巴尔扎克这个人实在不可靠，总会想出一些新的理由，迟迟不能成行，所以再继续等他是不可能的。倘若巴尔扎克现在还不来，这部长篇小说大概就此永远结束了。

巴尔扎克认识到，他不能再等。虽说这桩婚姻要等德·韩斯基先生死后才能举行，可是既然这门亲事似乎会给他带来决定一生的机会，他就应该不吝一切赌注才行。《塞拉菲塔》虽说已经卖掉，并且进行抵押，但是尚未完成。这无所谓：他会在维也纳把这篇小说写完。他身上没钱，也并不对他形成压力。卡西尼大街住宅里的全部银器，通通送进当铺，从出版社和报社争得贷款，几张新的汇票都已签字。五月九日，巴尔扎克离开巴黎，十六日抵达维也纳。

巴尔扎克的维也纳之行起到的作用是，大大地深化了普遍流行的天才性格学。几乎找不到一个比巴尔扎克此行更为完美无缺的事例，来证明恰好是思维最为缜密、最能掌控一切的头脑竟然会干出什么样的蠢事。强烈的光线射出浓重的阴影，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一个弱点，一件幼稚的事情并不引人注意，或许会被人善意地一笑置之。可是巴尔扎克身上，若有个弱点，他若干出一件傻事，就显得分外离奇古怪。他熟谙人情世故，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匹敌。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凭借《高老头》超越了自己；甚至他最凶恶的敌人，迄今为止只是被他作品的不可理解的数量弄得坐卧不宁，十分恼怒，现在也不由自主地对他的天才表示敬意。公众尊敬他，出版商和各家报纸认识到巴尔扎克这个名字所具有的吸引力。只要预告他有一本新的小说即将面世，就能增加版次，赞美之词来自各个城市、各个国家。巴尔扎克不再会看不清楚，他已成为一大名人，与欧洲任何一位君王平起平坐。

但是——这可是巴尔扎克光彩夺目的脑子里阴云笼罩的地方——他拥有这么多荣誉，并且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绩，却为一种孩子气的虚荣心所左右，偏偏要用他并不具备的身份，并不拥有的财富来使人对他肃然起敬：他分明是农民的孙子，却想让人把他看成贵族。他分明债台高筑，高得不能再高，却偏要人家把他看成富豪。他通过德·韩斯卡夫人传来的消息获悉，维也纳的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等他光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贵族和富豪，除了我行我素、不卑不亢的天才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们对贝多芬的态度所显示的那样。巴尔扎克却

209

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不幸野心所驱使，偏偏要作为这些贵族富豪当中的一员，向他们走去。埃斯特哈齐、施瓦尔贝尔格、卢波米尔斯基和利希滕斯泰因们①可不能到末了把一位德·巴尔扎克先生看成一个穷困潦倒、被榨干油水的文人。所以巴尔扎克就像他自己说的，打扮得极为时髦，而实际上则活像个暴发户。《路易·朗贝尔》《高老头》的作者配备了最为阔气的行头：

“一根拐杖，整个巴黎成天都在谈论它。一副含有仙气的长柄眼镜，我的炼金术士特意为我在天文台的眼镜验光师那儿定做的。还有，在我蓝色的燕尾服上配以金子的纽扣，这是一个仙女用她的巧手镂刻的。”

不言而喻，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未来的丈夫，——巴尔扎克总是把他的愿望预见成现实——是不能像其它凡夫俗子一样乘坐一辆普通的邮车前往维也纳的。贵族老爷德·巴尔扎克先生，在半路上甚至自称为侯爵，给自己订了一辆专用的豪华马车，车身上还装饰了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唐特拉格家的纹章，带上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单单这件蠢事，就吞掉了他五千法郎，令人气恼的是，他在维也纳期间压根儿就没人注意到这些。此行一共三个星期，其中一半时间他是在他饭店房间的书桌旁，三分之一是在昂贵的旅行马车上度过的。这可怜巴巴的三个星期，合在一起花掉了他一万五千法郎。他必须在他巴黎的苦役船上拼命干上成百上千个夜晚的苦工，才能补上这笔开销。

韩斯基一家住在第三区，高雅的外交官们居住的地区。他们在最挨近他们住所的“金梨”饭店给巴尔扎克定了一个房间。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房间选得非常奇特。因为就在巴尔扎克即将下榻的这同一张床上，前不久，查尔斯·梯里翁，拉苏莫夫斯基伯爵的秘书和他嫂子露露·土尔海姆伯爵夫人的秘密丈夫自杀身亡。死者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了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刚刚踏进饭店门槛第一步，巴尔扎克就听说，他在维也纳如何大名鼎鼎，如何备受称赞——他根本就用不着身穿号衣的仆人和冒牌的贵族纹章。他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区，从他满怀恶意的伙伴们那里受到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和不愉快的经历，将在这里得到补偿。最最高贵的贵族之家争相在自己的宫殿里接待巴尔扎克。奥地利帝国皇帝之下的最高显贵，梅特涅亲

① 埃斯特哈齐、施瓦尔贝尔格、卢波米尔斯基和利希滕斯泰因是当时显赫的贵族世家。

210

王，打败拿破仑的胜利者和欧洲外交上的主人(再说也是巴尔扎克在德·阿布朗代斯公爵夫人身边的前任)约见这位著名的诗人。尽管亲王对巴尔扎克的作品实在读得很少，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亲王向巴尔扎克讲述了一则极为有趣的轶闻，后来巴尔扎克将以此写出他的剧本《帕麦拉·基罗》。

尽管这些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贵族姓氏，对于巴尔扎克的贵族痴迷症而言直如甘露，他也不能接受所有的邀请。因为德·韩斯卡夫人要独占巴尔扎克为她的社交界朋友所专有，只有波兰贵族当中她最亲密的朋友，卢波米尔斯基家，兰斯科隆斯基家，她有时还把她的仆从骑士借给他们一用。作家和学者他都没有结识，除了东方学者哈默-普尔斯塔尔男爵和一位小作家封·策特利茨男爵。哈默-普尔斯塔尔男爵送给巴尔扎克一块东方符咒，一个护身符。巴尔扎克迷信而又敬畏，一直保存它直到生命终结。策特利茨听见大名鼎鼎受人敬重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只谈稿酬和钱，不由得大失所望。

这几天巴尔扎克一直觉得飘飘欲仙。在外国，在维也纳这里他第一次亲身经历并理解了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所取得的拿破仑式的凯旋，而且恰好就在他特别重视的显赫贵族的圈子里，巴尔扎克一说起他们的姓名，就肃然起敬，可是这些贵族，全都在他的名字面前弯腰鞠躬。处于这样一些诱惑之中，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人也难以忠于他的工作。上午在旅馆房间里写完一部像《塞拉菲塔》这样内容深奥，神秘而有宗教色彩的弃世断念的作品，下午在“宏大世界”里他自己就成为精选出来的展品。他改完了几件校样，参观了阿斯帕恩和埃斯林根战役的战场，为他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大战役》做些笔记。他作为德·韩斯卡夫人的扈从度过了许多时间，但是维也纳似乎不像奈夏台尔或者日内瓦那样适合度过柔情缠绵的恋爱时光。自从那次被德·韩斯基先生截获的信件事件发生之后，德·韩斯卡夫人分外小心谨慎。恰好巴尔扎克的荣誉成了良好的道德卫士。巴尔扎克在临别前不得不满腹忧伤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承认：

“一小时、一分钟也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些障碍使我心烦意乱，请相信我，我真恨不得加快我的行期。”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物质性的原因使巴尔扎克心烦意乱，最后促使巴尔

211

扎克加快速度离开维也纳，那就是他那尚未偿付的账单。尽管他在维也纳违法地签了一张汇票算在出版商维尔代的账上，他这冒牌贵族的排场，使他钱包一天比一天缩水。六月四日，出发之际，他都没法给旅馆的仆人更多的小费，只好可怜兮兮地向德·韩斯卡夫人借了一枚金币。

巴尔扎克以平素做任何事情都发狂似的速度，一口气马不停蹄风驰电掣般返回巴黎，七天后抵达那里。这是他七年来最后一次看见德·韩斯卡夫人。这篇作为人生小说计划的爱情故事的第一卷，也是情节紧张激情洋溢的一卷就此告终。巴尔扎克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中断一部作品，搁置几年，为了在此期间关注其它更紧迫更诱人的写作计划。

212

第 四 部

长篇小说作家巴尔扎克的夺目光辉和穷困潦倒

第十四章 1836年，灾难重重的一年

在大自然中，有时候两三阵风暴来自不同方向，在一个地方相遇，然后以十倍的强力倾泻下来。当巴尔扎克乘坐他那过于昂贵的豪华马车，带着一个挂着金银丝绦的仆人，从维也纳返回巴黎的时候，灾祸连连向巴尔扎克劈头盖脑地击来。现在得以无数忧虑，来补偿先前的无忧无虑。每次巴尔扎克中断工作，总有灾难降临，就像一个锯断了脚上铁链，试图逃亡的囚徒，为了一个月的自由，被罚以戴上枷锁再关一年。

恰好现在，他生活中半已结疤的旧日家庭溃疡，又突然迸裂：他的妹妹，苏尔维耶夫人患病。妹夫手头拮据。巴尔扎克的母亲心情烦乱，因为她的宝贝儿子亨利，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好不容易给支到海外，现在身无分文地从印度回到家里，并且还带来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奥诺雷，伟大的全能的奥诺雷，无论如何得给亨利谋个职位，最终该把欠款还给母亲。奥诺雷自己兜里一个苏也没有，报上恶毒地报导，他已经从巴黎消失，因为无法交出稿子。迄今为止，每当家里向他提出要求，提出责难，逼得他走投无路，母亲使他日子难过之时，巴尔扎克总是逃到他心灵的母亲，德·贝尔尼夫人身边，求得她的安慰。可是这一次，该轮到他来安慰夫人了。他永久的恋人身患重病，心脏病因为猝然激动，病情加重。夫人的一个儿子已死，一个女儿得了精神病。她自己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无法再给她心爱的朋友提出忠告。甚至她最最喜欢的差使，连同校样一起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不得不放弃。因为这种阅读会使她受到震撼的神经过于激动。现在轮到巴尔扎克这个自己也不知如何脱离困境的人，来帮助这个灰心丧气，毫无希望的女人。

215

这一次巴尔扎克的形势特别糟糕。他不仅欠了钱，欠了预支款，欠了汇票的钱——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还多年来第一次未能及时完成他的工作任务。从他初露头角之日起，巴尔扎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成了危险的习惯，保证在预定期限按期交稿，让报馆或者出版商预支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稿酬。他的作品还没写第一行，就已预先抵押出去。于是他的羽毛笔就得一路狂奔，来追逐这些预支款项。他的朋友们警告他切勿采取这种招致灾祸的方法，但是徒劳。恰好是他一切朋友中最忠诚的挚友茹尔玛·卡罗一再请求他，宁可放弃几把镶金的削笔刀和装饰了象牙把手的手杖，也不要这样匆匆忙忙地炮制产品，损坏自己的市场价值。

但是巴尔扎克不可动摇地坚持他的实践，因为文学信誉是他拥有的唯一信誉。这就使他获得一种拥有权力的欢乐，能迫使出版商们盲目购物，为巴尔扎克的新作支付现金。而这部作品除了题目，还一字未写。也许巴尔扎克需要强制性地拴在交稿日期上，他非要感到鞭子就在背上，这才能促使他最大限度地进行写作。

如今这个负债甚多的巴尔扎克第一次也欠他自己债了。为了使他能够在维也纳摆出像显贵一样的排场，他就在出发前到一切可以弄到钱的地方去筹措金钱预支稿酬。他不仅把他从前以圣-俄班的笔名发表的庸俗低级的长篇小说的新版卖掉，也把一部根本没有撰写的作品《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另外他还得把《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交给比洛①,这部作品人家不仅早已付款，而且三个月前就已开始刊登。但是他依然一点也不担心。根据他的计算，《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要求他八天(或者不如说，八夜)写完，他在维也纳的“金梨饭店”可以很快完稿。而《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算好在十四天内完成。等他回到巴黎，他立即又可以为一本新的长篇小说取得新的预支稿酬。

可是巴尔扎克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不忠。他的日历里从来没有节假日，糟糕的是，他在维也纳安排了节假日。他经不起诱惑，听凭德·韩斯卡夫人

①弗朗梭阿·比洛(1803—1877),法国作家，《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主编，兼任法国喜剧院总监。

216

把他介绍给奥地利和波兰的贵族。他和夫人一起乘坐马车兜风，一夜夜地谈天说地，而不是在书桌旁度过。《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没有寄出，他的订户为此对他极为生气。因为他们本来就觉得这本斯威登堡格式——神秘主义的，慷慨激昂得令人不快的作品有些莫名其妙。更糟的是，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两个新嫁娘的回忆录》,巴尔扎克也一个字都没写。他没有兴致，也失去了冲动。因为在他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旅行总给巴尔扎克带来灵感——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幽谷百合》开始吸引他。他向比洛建议，用这本新小说来抵销债务，代替他原来答应写的那部小说，把新小说当作连载小说发表，并且把其中第一篇从维也纳寄往巴黎。

比洛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发表了《幽谷百合》的第一篇。可是既然巴尔扎克不尽职责，没有准时交出《塞拉菲塔》的结尾部分，比洛认为有理由用另外的方法来补上这笔债。在圣彼得堡，有份《Revue étrangère》(《外国周报》)。这份刊物颇有雄心壮志，打算和巴黎同步向俄国读者介绍最新的法国文学，或者如果可能，在巴黎出书之前就进行介绍。这家刊物付给比洛一笔款子和他签了协定。比洛把《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上的文章转让给这家俄国刊物，把校样卖到圣彼得堡去。当时巴尔扎克在俄国是最受欢迎，读者最多的法国作家，比洛也就毫无顾忌地把《幽谷百合》转卖给俄国，巴尔扎克不是还欠比洛钱吗，谅他不敢和比洛翻脸。可是现在巴尔扎克一回巴黎，听见这件事，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扑向比洛；使巴尔扎克十分恼火的并不是比洛在这件事上的获得的物质利益，而是他感到他艺术家的良心受到伤害，被人出卖。巴尔扎克是把初稿寄给比洛，比洛就照原样予以排印，然后把校样寄到圣彼得堡，《外国周报》接受了这份稿子，未经巴尔扎克之手再作进一步修改。前文已经强调，第一次的校样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只是一张打了底色的速写，拿到这张速写，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依照他一贯的作风，他还得让《两世界杂志》给他提供四五次，也许更多次数的校样，这样他才准予付印。

巴尔扎克一下子看到来自彼得堡的《外国周报》上面刊登着这几章小说，未经彻底修改，未得到他的授权，就按他初稿的形式一成不变地刊登出来，他是绝对不愿看到他的作品这样发表的。我们可以理解巴尔扎克的愤怒。平素他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让看到他的初稿，文字粗糙，文笔笨拙，而

217

在这里，有人却偷偷摸摸地把这初稿当作他巴尔扎克的艺术珍品出卖给公众。巴尔扎克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受比洛之骗，此人利用巴尔扎克不在巴黎的机会擅自做主。巴尔扎克决定立刻断绝与比洛的一切关系，并且努力提出诉讼，控告《两世界杂志》。

听到巴尔扎克有这一打算，怀有好意的朋友们都惊恐万状。比洛把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份杂志都掌握在他手里，由他担任主编，可谓巴黎一霸。他在文学交易所里，既可以使一个作家的行情上涨，也同样可以使之跌落。巴黎作家和记者的五分之四都直接间接地有赖于他，他能影响巴黎各大报的编辑部。巴尔扎克本来就和各报关系欠佳，倘若他和比洛一旦发生矛盾，那他就找不到一家报纸，找不到一个朋友，面对这一恐怖还敢充当证人或者提供帮助。大家警告巴尔扎克，比洛可以用上百种方式来破坏巴尔扎克的威望，他可以叫人写点短评，发起攻击，把巴尔扎克弄成可笑人物，可以吓唬巴尔扎克的出版商们，甚至影响书店老板。好心好意的参谋们于是力阻巴尔扎克，千万别打这场官司。因为即使巴尔扎克表面上打赢了官司，实际上从一开头他就输了。作为个人，他根本没法和一股盘根错节、根深叶茂的无名势力对抗。

但是只要事关他艺术家的名誉，巴尔扎克就义无反顾，坚决抗争。恰好在维也纳，在这异国他乡，他又感觉到他是谁。在巴黎只有仇恨和妒忌阻止他得到应有的承认。巴尔扎克知道自己的力量，知道这个力量不可动摇，失败和屈辱只能使它更加锐不可挡，更加所向披靡。对于个别的、小打小闹的攻击，他从不回击。他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回事，太微不足道。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地向这一帮歹徒挑战，对抗整个新闻界，整个腐败堕落、奸诈恶毒，专搞阴谋诡计的新闻界，这还是令人感到欣喜。所有斡旋、调解的企图，巴尔扎克都一概拒绝，他向比洛提出控告。比洛也控告他不遵守协定。这场斗争自然不仅限于法庭，也涉及到各个报刊和整个文坛。比洛万箭齐发，万炮轰鸣，在《巴黎周报》上刊载了对巴尔扎克恶毒已极的攻讦。他的私人生活也未能幸免，他们公开攻击他违法攫取贵族称号，他那奴隶岁月自己写作、或者为人捉刀制造的低劣作品也都遭到揭发。他的债务受到公开攻击，他的性格遭到百般嘲弄。与此同时，比洛又在文坛上招兵买马，强迫一个个作家公开作出解释：作品发表后转交外国报刊，不再支付

218

任何其他报酬，已是约定俗成之事。既然《两世界杂志》和《巴黎周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比洛的这些忠实的家畜听到他的鞭子一响，也就乖乖地频频点头，驯从地表示同意。大仲马、欧仁·苏、哥兹兰、儒勒·雅宁和十几个自以为能形成巴黎舆论，而实际上只是凭着自己发表的意见小有名气的作家，非但没有念及兄弟情谊，支持他们的同行，作为艺术家捍卫他们这一行的权利，反而联合起来发表声明，反对巴尔扎克。只有维克多·雨果一如既往，态度高贵，他和乔治·桑拒绝充当走卒，去干这可耻的勾当。

最后，法院基本上判定巴尔扎克胜诉，作出了对于整个文学界重要的判决：作家若无兴趣或无能力，未能提供他应允写作的作品，不能追究其未执行协定的责任，无需赔偿损失；巴尔扎克只需偿还比洛已付的预支稿酬即可。这是一次胜利，只是一场皮卢斯①的胜仗。在这次战斗中，巴尔扎克和律师打交道，和法庭周旋，进行许多论战，浪费了好几个礼拜，另外还惹得巴黎新闻界的全体暴徒群起而攻之。即使是最坚强不过的战士，经常处于单枪匹马面对众人的战斗中，也会耗尽力气。

无论如何，在法律意义上获得胜诉，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在道德意义上也增强了巴尔扎克，因为他积累了经验。他新近认识到，他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他的伏脱冷们、马尔赛们，他的拉斯蒂涅克们，他的吕邦普莱们②毫无保留的主张这样的信条：“攫取权力，人们就会尊敬你。”实在很有道理。攫取一种权力，无论是通过金钱，通过政治影响，通过打仗胜利，通过施行恐怖，还是通过关系，通过女人，反正得攫取权力，千万不要手无寸铁地活着，否则你就死定了。单单独立，不依靠别人是不够的，你还得学习让别人依赖于你。只有当人们感觉到你能抓住他们的弱点，只有当你为他们所畏惧，你才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统治者。

迄今为止，巴尔扎克一直认为，他有权力，因为有追随者，有广大读者。但是他的读者散布在世上所有的国家，他们没有武装起来，没有组织起来，他们不能引起别人恐惧，只能激起他们妒忌。这十几万、几十万忠实的读

①皮卢斯为希腊摩罗西亚国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公元前279年在阿斯库鲁姆战役中大败罗马人，自己的部队也伤亡惨重，他对部下说：“再打一次这样的胜仗，我也完蛋了。”以示得不偿失。

② 伏脱冷、马尔赛、拉斯蒂涅克、吕邦普莱，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

219

者，他们浑然不觉，不可能帮助他和四五十个舞文弄墨、满口毒汁的宵小们组成的小集团对抗。这些家伙可在巴黎制造舆论，控制舆论。因此，现在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作为法国读者最多、最伟大的作家，是为自己争取独立自主而战的时候了。于是巴尔扎克决定自己也掌握一家报纸，断掉这两份周报的活路。这两份周报可是舆论的堡垒，两报把他拒之门外，躲在自己的钱袋后面，对他百般嘲笑。

于是从1834年起，在巴黎便出现了一份小报，《巴黎纪事》,每周只出刊两次，实际上处于公众注意力之外。此报走的是最为黑暗的正统主义的路线，巴尔扎克对此并不在意。此报财政困难，一期一期、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地往前挪动脚步，丝毫也不受到尊重，也没引起人们兴趣。这对巴尔扎克而言，都不是障碍。他深信不疑：一家报纸有巴尔扎克经常为之撰稿，巴尔扎克又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它发表，这样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已消除了障碍。再说，这是个多么求之不得的马镫，终于可以一举跃马，进入政治的竞技场。因为巴尔扎克尽管在政治领域屡遭挫败，依然梦想当个议员，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和部长。那个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连同它所有的紧张气氛和风云变幻，依然吸引着他。

因为《巴黎纪事》的股份本身其实几乎毫无价值，巴尔扎克便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公司，保证自己在公司里占有多数股份。当然在这个极端复杂的事情当中，他以惯有的乐观主义，也承担了沉重的责任，支付报纸正常运行的费用。协定刚刚签好，巴尔扎克就以全部精力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去，由青年才俊组成的编辑部立即团结在他周围。只有一位，台奥菲尔·戈蒂叶始终是他朋友，是他真正的毕生挚友。他雇用了两个年轻的显贵充当秘书，与其说是他慧眼识人，不如说是他的势利眼作祟，一位叫德·贝洛阿侯爵，另一位叫德·格拉蒙伯爵。有巴尔扎克担任领导，工作人员、编辑和秘书其实全都是次要人物。巴尔扎克凭着他强大无比的创作力，一个人就顶十几个人。刚一开始，这新鲜事情对他还有刺激作用，巴尔扎克几乎独自一人就包揽了整个报纸的文章；各式各样的文章他都亲自动笔，政论文啦，文学评论啦，论战文章啦，再配上一系列他最优秀的小说。1836年1月，在他领导下

第一期出版。为此，他在一夜之间写出了《无神论者望弥撒》这一小型艺术品的杰作。紧接着发表《禁治产》《古物陈列室》《法契诺·卡讷》《这个人》

220

《陌生的殉道者》。白天他随时随地都会冲到编辑部去了解情况，给大家打气，提点建议，鼓励一番，给大家充充电。与此同时，为权力欲所驱使，也许是报复心切，想一举赶上其他报刊，巴尔扎克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1月10日、14日、17日、22日、24日，2月7日，他在卡西尼大街的寓所里举行极为奢华、美酒如注的宴会。他把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全都请来，尽管他还欠着最近两期利息未交，房东不得不叫法院执行官去向他催讨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生丁。

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这位幻想家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是投资而已，它们会产生成百倍成千倍的利息。巴黎人对他的报纸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使他陶

醉得晕晕乎乎。在第一期发表之后四个礼拜，他就过早地向德·韩斯卡夫

人发出第一声胜利的号角：

“《巴黎纪事》占用了我全部时间。我只睡觉五小时。如果您的事和德·韩斯基先生的事都很顺利，那么我可以说，我的事业开始大展鸿图。订阅我们报纸的订户潮水般涌来，人数众多。我在报纸上占的股份在一个月之内净增值九万法郎。”

他在《巴黎纪事》的那点股份竟有九万法郎的增值，这个估计当然只存在于他希望的私人交易所里，——这是一切交易所中最不可靠的一个。在巴尔扎克的梦想里他已经是巴黎的主人；不久比洛就要弯腰曲背畏畏缩缩地走到他的跟前，把十万法郎给他放在桌上，求巴尔扎克答应，离开《巴黎纪事》,又回到他那里去。一切还在嘲笑巴尔扎克，与巴尔扎克为敌的同行们，不久都将卑躬屈膝地争取得到影响最大的报纸《巴黎纪事》的恩宠，部长们和议员们也都被迫把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政策。

可是糟糕透顶的是，这些情绪炽烈、蜂拥而来的订户，只是巴尔扎克的诗意虚构，出纳员的报告送上来的数字要小得多。其他的股东不像巴尔扎克这样天资聪慧，可是眼光要比他清亮得多。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股份全都撤了回去，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的股份以原价的一小部分售出。他一感到企业不太景气，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活力。编辑工作让他感到无聊，他跟工作人员、和同事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给刊物撰写的稿子也越来越少。在同一年里，这份刊物便寿终正寝，就和巴尔扎克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一起，都结束在尘世的王国里：彻底破产，债台高筑。乱七八糟地瞎折腾了六个月或者

221

八个月，矛盾的是，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巴尔扎克看来，不言而喻是取得了成功，可是财富却丝毫没有增加，原来欠下的书稿也没有按照合同完成，而只是增加了四万法郎的新债。其实叫巴尔扎克环绕世界一周，懒懒散散无所事事，只是尽情享受，也比最近的一次投机买卖更有收获。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投机。每当巴尔扎克背离了自己的领域，他的天才便会失灵，他的明察秋毫的理性也会停止运作。巴尔扎克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巨人安泰①,一旦走到陌生的领域中去，就会遭到侏儒们的嘲笑。他曾宣布：“1836年，我将成为富豪。”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承认：“我在1836年并不比1829年走得更远。”

和比洛打这场官司，走《巴黎纪事》这步棋，只是这一年光彩夺目的成绩而已，这一年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一桩新的闹心事件。首先是和所有的出版商们打了一仗又一仗。“杰出的贝歇夫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可恶的贝歇夫人”。自从她往日的职员维尔代先生自立门户独自开店，把巴尔扎克从夫人旗下夺走之后，夫人便恶狠狠地要求巴尔扎克把其余的小说交出来。维尔代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资助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从维也纳不假思索地开出汇票，要维尔代兑现。为了减轻压力，另谋出路，巴尔扎克试图自费印刷《都兰趣话》的新版。他这个被火烫过的孩子还是不怕火，作为破产的出版家，还是要染指这样的商务。他赊账买来纸张，贷款印制《都兰趣话》的新版。纸张已经准备停当，突然仓库着火。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的三千五百法郎，可希望真的彻底化为灰烬。

巴尔扎克走投无路，逃到哪儿才能躲过债主们呢?他在卡西尼大街紧闭门户，到夜深人静时，派人把最贵重的家具和书籍搬到巴塔耶大街去。维也纳之行前，巴尔扎克在那儿用“杜朗寡妇”的名字租了一套房子。就像在卡西尼大街一样，那儿的房子也有一道秘密楼梯。倘若法庭执法人员或者其他讨厌的客人成功地逼近这个住宅的门口，他可以从秘密楼梯逃走。但是要闯到“杜朗寡妇”的门前，可要有些巧妙的手法。巴尔扎克有种艺术家的童趣，他的生活环境，都得具有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于是巴尔扎克便发

①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大地是他的母亲，一旦离开大地就孱弱无力，遭到失败。

222

明了自己的一套经常变换的口令系统，只有每次能说出“芝麻，开门!”的人，才能指望突破三重壁垒。巴尔扎克的朋友哥济埃日后这样说，譬如你想到那神秘莫测的“杜朗寡妇”处去，你在指定日子就得对门房说：“摘李子的季节到了。”这样这个策贝鲁斯①就会让来访者迈进门槛。但这只是第一个考验。巴尔扎克可靠的仆人守在楼梯口，来客必须向他悄声耳语，说出第二个口令：“我带来了比利时的花边。”等你在房门口，还能说出第三道口令：“贝尔特朗夫人身体非常健康。”这时，“杜朗寡妇”便哈哈大笑开门出来，霎时间，变成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在他小说中描写的所有巧妙的花招：把汇票开给第三第四个名字，使得法院延期开庭或者邮件无法送到，让他无法出庭的各种窍门，拖住债主，不还贷款的千百种手法，他那坚决的意志把这些诀窍妙招施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凡此种种，他自己全都一一试过。他熟悉法律，灵巧机敏，放肆大胆，毫无顾忌，一天天取得新的成功。他的汇票在出版商那里，在高利贷者那里，在银行里到处涌动。巴黎没有一个法院执法人员手里没有一张要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到庭临讯的传票。可是谁也没能见他一面，更不用说获得他偿还的款项了。

但是巴尔扎克傲气冲天，也可能忘乎所以，竟然公开反抗法律，除了一切追寻他的执法人员之外，还惹得另外一个官厅也找他麻烦。根据一项新的规定，每个市民都有义务到国民近卫军中去服兵役一段时间。巴尔扎克不承认这项义务，对于他这位正统主义者而言，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是个篡位者，无权对他发号施令。另外他也舍不得他的进账丰厚的时间，他有理由感到，打扮成士兵扛着一把步枪，不得不站在哪个角落里值勤，实在有失尊严。与此同时，印刷厂啦，报纸啦，全世界的出版商啦，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书。其实要是好好地谈判协商，像巴尔扎克这样身材的市民，文坛上又有这样的地位，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途径来免除这项义务。但是巴尔扎克不愿妥协，收到入伍令他根本不作回答。官厅三次命令他前去申诉，既然他满不在乎，对命令不理不睬，国民近卫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便处罚他坐牢八天。

① 策贝鲁斯(Zerberus),意乃地狱中的魔鬼，看守地狱大门的狗，其职责是不让亡魂逃出地狱，不让活人进入地狱。

223

巴尔扎克听了发出一阵拉伯雷式的哈哈大笑，肚子都颤抖不已。多么放肆!竟对他，巴尔扎克，施加纪律处分，把他这位欧洲文坛的元帅关进禁闭室去，就因为他不想手持一把步枪!那好吧，那他们就试试看吧。警察奉命来拘捕这个拒不执行命令的顽固分子，那就和警察展开一场猫捉老鼠的快活游戏，这倒是挺刺激的。让他们来逮捕他吧!可是他们先得找到他啊!这些身上戴着金银饰带的蠢货应该看到，要想愚弄他的话，他们帽子下面装的脑子还嫌不够。

一连几个礼拜又几个礼拜，巴尔扎克都不露面。神圣的警察队派出的信使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闯进卡西尼大街。每次德·巴尔扎克先生都出门旅行去了，现在何处，无人知晓。这同一位德·巴尔扎克先生上午还向出版家预支稿酬，同一天晚上还出现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听他的忠仆报告，在这期间长着八字胡的警察们赶来多少次。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更妙的是，躲在一扇裱糊过的房门后面，倾听这些笨蛋以一种畜生般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百般打听这个遍寻不得者的下落：这会给他下一部长篇小说增添活力，给他绝妙的灵感来描绘伏脱冷和帕夏尔跟柯朗丹、拜拉德①和警察的其他猎犬展开的斗争。但是有一天早上，4月27日，路易·菲力普国王又获得了胜利：一位警官和两名侦探埋伏了好几个钟头，尾随着巴尔扎克冲向卡西尼大街。半小时后，臭名昭著的绿色马车把他带到警察局的监狱“巴删古饭店”,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豆子房”。巴尔扎克得一天不落地蹲满刑期。这充分证明，他在公众当中的声望恰好在法国实在算不了什么。这同一个人，在国外，整个贵族阶级都来巴结，所有的公使馆都接待他，欧洲外交的主宰梅特涅都请他去当座上宾。在4月27日至5月4日之间此人却必须呆在警察监狱里，得不到丝毫优待。在很大的一间房间里，巴尔扎克坐在一堆来自最底层的罪犯当中。他们大声嚷嚷，笑语喧哗，嬉笑打闹。他们大多是工人，不愿到国民近卫军去值勤两天，因为这一来他们的妻儿就会忍饥挨饿。巴尔扎克唯一争取到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其他一切他觉得全都可有可无。他在这座地狱里精力集中，全神贯注地审阅他的

① 帕夏尔，为伏脱冷式的人物。柯朗丹，为《舒昂党人》中的密探。拜拉德，《烟花荣辱记》中的警察密探。

224

校样，就像在他书房里僧侣般的孤寂之中一样。他在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里所做的欢快开朗的描写显示出，他的情绪丝毫未受恶劣影响。把他关进监狱，不能伤害他的荣誉感，反而更能激发他那种法国人善于逗乐搞笑的劲头。好啊，他甚至带着某种惬意享受着安全。八天之久，国家保护他免遭一切债权人和执法人员的骚扰。一辈子罚做苦役船上的囚徒，永远身背债务受人追逼的人，早已习惯于比“豆子房”更恶劣的囚牢。一旦获释，对他而言意味着又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战斗。

巴尔扎克忍受这种大棒的敲打达半年之久，他有时发出呻吟：

“我真是在自杀，”

或者：

“我的脑袋垂落，犹如一匹疲惫的劣马。”

他那铁打的身体甚至第一次接到报警的信号：他感到晕眩。忠实的大夫急切地劝他要保护身体，要他到乡下去过上两三个月，好好休息休息。巴尔扎克遵从医生的劝告，但只遵从一半。他前往故乡都兰地区，到他老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的老避难处，可是并不像纳戛尔医生命令他做的那样在那里疗养，而是相反，在那里干活，干得那么疯狂，那么专心致志，那么狂热。他这辈子很少这样干过。巴尔扎克一再发现，不是进行投机，从事买卖，和富家女结婚，可以把他从绝望的境地里拯救出来，只有他自己真正的事业，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他。他生来属于艺术，也已献身艺术。对于艺术家而言，只有一种药剂，这是任何医生都无法开给其他病人的良药；艺术家可以，只有他可以把困境描绘一番，从而得到解脱。他可以把痛苦的经验转化成令人震惊的形象，严峻的生活压力，可以转化成创造性的自由。当巴尔扎克到萨歇去时，就处于这样一种生活压力之下。贝歇寡妇，再醮后对她那个毫不仁慈却善于经商的丈夫百依百顺，让法院做出一项决定，要求巴尔扎克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他欠下的《风俗研究》中的两部八开版的小说，迟交一天罚五十法郎。巴尔扎克现在要在“二十天内给这个女人写出她要的两卷书”,从而摆脱这一重负。只要巴尔扎克的意志发生作用，奇迹每次都会发生。他发现，他有两件事情要做：

“我得履行我的合同，另外，我得创作一本好书。”这两项他都办到了。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比在最为恶劣的困境之中创作

225

得更精彩的了。八天之内他完成了《幻灭》的构思，并且写出了第一部分。

“我所有的力量都鼓动起来，每天写作十五个钟头。太阳一出，我就起床工作，一直干到午餐的时候，除了黑咖啡，不进任何食物。”

就是这部在和罚款赛跑中写成的书，成为一部居于中心地位的作品，就仿佛巴尔扎克以阴狠的鞭子把他的内心驱赶出来，并且把他最为隐秘的愿望、最为隐秘的危险也展露在他面前予以审视。《幻灭》是一幅时代画卷，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生活面的宽广为法国文学迄今为止所未曾见过。附带的还有巴尔扎克对自己所做的鞭辟入里的深切剖析。他用两个人物进行描述，一个诗人若严格忠于自己和他的作品，会变成什么模样，可能变成什么。不然，他若经不起毫无尊严地迅速成名的诱惑，又将如何。吕西安·德·吕邦普莱是他内心最深处的危险。达尼埃尔·达尔代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巴尔扎克深知他天性的两重性：他知道他心里潜藏着一个诗人，正坚定不移地追求极致，拒绝任何妥协，单枪匹马屹立在社会之中——但是他也同

样认识他的第二天性，他身上那个贪图享受，挥霍成性的人，那个金钱的奴隶，总是一而再地屈从于藐小的虚荣心，对于穷奢极欲的诱惑毫无抵抗能力。如今为了锻炼自己，触目惊心地把危险放到自己眼前，威胁诗人别把自己的艺术出卖给转瞬即逝的成功，这样他就刻画了一个诗人，作为警示，这个诗人不够坚定，——屈从于诱惑，就支撑不住。他的吕西安·德·吕邦普莱，原名夏尔东，同样也是为了完整表现自己的权力，给自己加上了贵族称号。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带了一卷自己创作的诗集——就像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来到巴黎，希望凭着他的天才能够出人头地。碰巧他闯进了晚餐楼①的圈子里，这是一批穷学生，住在拉丁区的阁楼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他们为脑子里浮现的使命作出牺牲，成为法兰西未来的精英，这都是路易·朗贝尔的朋友。达尔代是他们的诗人，比昂西翁是他们的医生，米歇尔·克莱沁是他们当中的哲学家。他们大家都发誓献身给未来的成就。为此，他们都蔑视短暂的当天的成功。达尼埃尔·达尔代性格坚强，高傲忍耐，巴尔扎克把这个人物描写成他更为优秀的自我。通过达尔① 晚餐楼(Cenacle),为最早的天主教堂，又称马可楼。《圣经·新约全书》中最后的晚餐就在这里举行。

226

代，吕西安·德·吕邦普莱被吸收进这些诚实、纯洁的年轻人的圈子。可是他未能忠于同伴们精神贵族的身份，受到诱惑，想要引起圣日耳曼区的世袭贵族的激赏。他想迅速成功，渴望得到金钱、赞美，取悦女人，弄权政坛。既然诗歌不能转化为这种金币，他就卖身投靠新闻界。他出卖自己的天才——和巴尔扎克从前一样——撰写轻巧通俗、只为一时之需而写的拙劣作品，和那些文学制造商们沆瀣一气，和舆论的走卒帮凶同流合污，他变成了一份报纸的皮条客，也为一个女人拉皮条，表面上他由于取得的每天的成功，在公开的舆论中节节上升，像文学生产的泥沼中升起的无数气泡当中的一个，实际上他在往下沉沦，越陷越深。凭着他多年来为各报服苦役取得的残酷的认识，凭着他通过这帮坏蛋的仇恨吸收进去的痛苦，巴尔扎克揭发这制造公众舆论的整个行业，揭露巴黎的戏剧和文学行业，揭露这个世界，因为它内部分崩离析，尽管表面上互相支持，背地里却彼此敌视。《幻灭》一书尽管只是当时巴黎的一个横断面，却是个全貌，世世代代有效。这是一本骄傲加愤怒的书，是个警示，不要由于缺乏耐心，受到贪欲驱使而随波逐流，遇到千重万重阻力也要保持坚毅顽强，越来越强。恰好总是在极端困厄的时刻，巴尔扎克找到真正的勇气来对待自己，恰好在他人生最为巨大的灾难时刻，他创作了最具个人色彩、最为了不起的作品。

227

第十五章 意大利之行

这灾难深重的一年，官司缠身、房子扣押、债主投诉、报纸破产，困难重重，在国家的监狱里度过一些时日，在工作的监狱里度过其它无数的时日。巴尔扎克简直是怀着自虐的乐趣，有时是带着动人的激情，在信里把这一切向德·韩斯卡夫人详加描述。但是人们依然怀疑，正因为他一周复一周地发出公报，把他的忧愁和失败详加报导，实际上是要隐瞒真实情况和非常重要的事件。恰好在这一年，他的确身遭群犬追逐，混乱之中，创作了四五部杰作，他居然还有时间和兴趣过一种私人生活，甚至可说是奢华而带有冒险色彩的生活，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强劲有力地表明了巴尔扎克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生命力。根据巴尔扎克自己的描述，把他设想成一个禁欲主义者，一个永远在干苦活的奴隶，在空下来的时候，筋疲力尽，瘫倒在地，——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的了。事实上恰好在那些事务和工作之余的短暂时间里，他是以最为无忧无虑，最为充分紧凑的方式，不在这里便在别处，过着夸大放纵，挥霍无度的生活。如果不知道巴尔扎克最后的秘密，就不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出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安全意识，他对人们一般普遍称之为命运和命运考验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他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他本性中最内在的物质——对于他外在生活中经历的灾难，根本满不在乎。他似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望着这些狂风暴雨，就像身在大陆远眺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早上法院执行人员猛敲他的大门，这绝对阻止不了他下午用法院催讨的、他自己也并不拥有的几百法郎到珠宝商那里去买一件完全多余的玩意儿。恰好在1836年，他的债务涨到十四万法郎的高位，他不得不向他的裁缝、他的医生借贷支付午餐费的小钱。这时他却在他那著名的

228

“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杖”之外，又用六百法郎订制了第二根手杖。德·

吉拉尔丹夫人为第一根手杖拼凑出一部长篇小说，第二根手杖则镶上了犀牛角。又花了一百九十法郎买了一把金子的削羽毛笔的小刀，花一百一十法郎买了一只皮夹子，花四百二十法郎买了一根金链条，——这些东西，更应该是一个刚刚掠夺了一个富豪的风流女子所为，而不该是一个“可怜的农夫”,一个“罚做苦工的奴隶”,一个坚毅笃信的禁欲主义者干的勾当。他身上有股秘密的反抗力量经常力求平衡：他欠债欠得越多，他越要用这些花钱不菲的小玩意儿来给他造成一种奢华的幻象。环境给他的压力越沉重，在他的气压计上，生活乐趣的水银柱便升得越高。他越是使劲踩踏磨坊风轮的踏板，他便越发强劲地想要享受。没有这样一种命题和反命题的对照，他的生活就显得疯疯傻傻，稀奇古怪。通过这种反命题，他的生活就变得风华绝代：一种元素像火山岩浆一样酝酿翻腾，不断喷涌而出，只有无数次的爆炸和喷射才能竭尽它的势头。

1836年，是他最艰难的灾难之年，因而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也是日晒最为强烈、风暴最为疯狂的一年，是奢侈和情色的特殊丰收年。把他写给德·韩斯卡的一系列书信所传达的自传性的图画和他真正的传记两相比较，不得不对他放肆大胆地，根本不顾可信与否，兴致勃勃地把事实神秘化，干脆抹去事实的这种劲头赞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向他那幸而远在维尔肖夫尼亚的“挚爱之妻”报告，为了退回到最深沉的孤寂之中，他在卡西尼大街的住宅之外，又租了一间“斗室”。在那里，连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会发现他。白天黑夜他都在孤寂之中度过；一个长满灰发的老僧疲惫不堪，一间“僧舍，谁也不能进去，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能进去”。

事实上，这间“斗室”,据说巴尔扎克是出于怜悯之心，从他朋友儒勒·桑多那里租下来的这间僧舍，却是一套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住宅。为了装饰这所住宅，巴尔扎克不惜付出高昂至极的代价。尽管在卡西尼大街家具很多，足可装饰四个房间，巴尔扎克为了装饰这间“斗室”,还到托钵僧大道的装潢匠莫罗那里买了全套崭新的家具。甚至连他的仆人奥古斯特也得到一套崭新的号衣，蓝色的衣料配上红色的背心，为此巴尔扎克支付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抑或欠了三百六十八个法郎。在所谓的僧舍里面最精彩的乃是一间闺房。它更适合“茶花女”,而不是作家。恰好是房里堆满了贵重物品，

229

色彩经过精挑细选，极为性感，使得巴尔扎克兴奋已极，在他小说《金眼女郎》中对此详加描绘。

“闺房的一半画了一个柔和的优雅的弓形，正好和房间呈正方形的另一半相反，这一半的中间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镶金大理石壁炉。从侧门进来，这扇门被一块织花壁毯做的门帘遮住，正对着窗户。马蹄形的壁龛里放着一张真正土耳其的卧榻。这就是说，是把软垫直接铺在地板上。但是软垫跟床一般大，——一张面积达五十英尺的卧榻，铺着白开士米。长沙发装饰着黑红绸子的流苏，呈菱形。这张硕大无朋的卧床，比一大堆垫子高出若干英寸。这些垫子花饰高雅，极富品味，又增添了卧床的情趣。闺房的墙上糊上红色的布料，上面用高级的印度麦士林薄纱像在哥林斯圆柱上那样，缀上深陷的圆形的皱褶。壁布的上下都用深红色的布料镶边，边条上缀以黑色线条交织的阿拉伯图案。壁布的深红蒙上麦士林薄纱，色调变成柔和的玫瑰红。同样的爱情色调也在窗帘上出现。窗帘也是用麦士林做就，里面嵌了玫瑰色的塔夫绸，再缀上深红和黑色的绸子流苏。有六座紫色的烛台，各插两支蜡烛，等距离地安在墙上，照亮了卧榻。天花板上垂下来一个暗紫色的枝形吊灯，灯光耀眼，侧面镶上金子。地毯活像一块东方围巾；上面的花纹让人回忆起波斯的诗歌，想起编织这块地毯的波斯女奴。家具全都蒙上白色开士米，上面盖着深红色和黑色的垫子。落地时钟和枝形烛台都用镶金的白色大理石做成。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铺着白色开士米的桌布。形状优美的花盆里，养着各色品种的玫瑰或者其它白色红色的花朵。”

对我们而言，这房间使人想起理查·瓦格纳裱糊房间的品味。瓦格纳在这种布置得无比奢华、堆满了丝绸和开士米的房间里才真正感到灵感涌现。巴尔扎克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来激发他创作的灵感——他只要有张普通的桌子，立即灵感勃发——他要这些奢侈的环境，完全是为了达到更加现实的目的。他把这张“著名的白色卧榻”指给他朋友封塔奈看的时候，平时一向口风甚紧的巴尔扎克这时哈哈大笑，脱口而出，说出了实情：

“我让人家给我做了这张卧榻，因为我要接纳最高社交界的一位女士，一位真正的贵妇人。为了她，我需要一件漂亮的家具，因为她习惯于使用这种东西。我可以说，她在使用这张卧榻时丝毫没有表示不满。”

即使封塔奈没有把这番话立即仔细地写在他的日记里，我们也可以单

230

从巴尔扎克布置新居的方式猜出一些端倪。每逢巴尔扎克把自己重新打扮一番，想使自己化身为一个帅哥，那他准已坠入爱河。每当他布置一间香艳煽情的房间时，他总是在等候一位恋人来临。巴尔扎克的感情像他的忧愁，总是用巨额账单表现出来的。所以在他追求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时，他买了马车，雇佣了小厮，还为夫人买了第一张卧榻。沼泽街的那间卧室是为德·贝尔尼夫人装饰的。为了德·韩斯卡夫人，他还让人从巴黎给他寄一打①手套和发油到日内瓦去，并且租了一辆豪华马车前往维也纳。恰好在这一年，在以往的种种矛盾之上，又加上一个新的矛盾。巴尔扎克信誓旦旦地向他“挚爱之妻”表示永远忠诚。可是另一方面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坠入爱河。恰好在这一年，他在所有的信件里都描写他为了守贞而忍受痛苦，他却开始了最为激情奔放、最为无忧无虑的恋爱关系。巴尔扎克那些致“唯一的”爱人的感情奔放、感人至深的情书，整整一代人阅读时都深受感动，都是在他和另外一个女人度过销魂荡魄的恋爱时光之前或之后写成的。

巴尔扎克的这位新的情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角色也同样被巴尔扎克认真仔细地掩盖起来。说来有些违背常理，事实上，巴尔扎克是间接通过德·韩斯卡夫人认识这位新情人的。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时，德·韩斯卡夫人把一封介绍信交给她的情人，她暗中答应下嫁的丈夫巴尔扎克，介绍他认识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夫人阿蓬依伯爵夫人。巴尔扎克出于他对贵族阶级的迷恋，尽管写作任务繁重，总有时间去见公主们、侯爵夫人们和伯爵夫人们。他便立即拜访奥地利使馆。在1835年举办的一次盛大社交晚会上，有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引起了巴尔扎克的注意。这位美女美艳绝伦，身材颀长，丰腴柔媚，裸露着肩膀，落落大方，性感迷人地款款行走，任人赞美欣赏、殷勤奉承，毫不感到拘谨，没有一丝不快。但是使巴尔扎克热情奔放的，并不仅仅是这位美女的美丽。他在情色之中，一定程度上是个永久的平民。他对一个女人的社会地位，贵族称号始终比对她本人更感兴趣。他只要听说，这位新的“陌生女人”是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他就立刻情火燃烧。维斯孔蒂家族是米兰的公爵世家，而基多博尼

① 在本书第九章里，茨威格写的是寄“半打”手套。

231

家族则是意大利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即便是尔采乌斯基家族，要论系谱学，也被这些源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侯贵族所超越。巴尔扎克按捺不住，为内在激情驱使，完全忘记了他永远忠诚的发誓赌咒，径自接近这位美女。

仔细一看，这才弄清楚，这位美女既非伯爵夫人，亦非意大利人。她原来的姓名是萨拉·洛威尔，生于伦敦附近的爱阿尔花园，出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英国式怪异家庭。这家人的自杀身亡和强烈激情简直成了传染病。她的母亲，同样以美貌著称。一旦发现自己日益衰老，便自我了断。她的一个哥哥也同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另一个哥哥嗜酒成性，死于酗酒。她的妹妹则患上了宗教的妄想症。在这过于亢奋的家庭里，这位美丽的伯爵夫人是唯一正常的人。她的激情只限于爱欲。表面上金发碧眼，具有英国人的冷漠淡定，从容不迫，实际上每个诱惑她的艳遇，她都从不拒绝，毫无内心障碍，亦无特别激情。她满不在乎地完全忘记，她还有一个丈夫，名叫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这位性格沉静、谦虚成性的丈夫丝毫不会醋性勃发，扰乱夫人的恋情。她想必是在某次旅行的时候嫁给这位伯爵的。

爱米利阿·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也有自己沉溺的激情，这些激情绝不和他妻子的骇人听闻的激情有任何交汇之处。他热爱音乐，把音乐视为他生活中真正的情人，——这可真正值得埃·台·阿·霍夫曼写一部小说来使之流传万世。尽管伯爵是伟大统帅的后裔，可是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让他在一个剧院交响乐队当中，坐在一批贫穷寒酸、工资菲薄的乐师之间，在乐谱架前，演奏他的提琴。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家，除了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府邸之外，还有一幢房子在凡尔赛。住在凡尔赛，伯爵一夜一夜地溜出去拉琴；不论到哪座城市，他作为一个理想的业余爱好者，总要乞求人家给他恩典，允许他在交响乐队里奏琴。白天他就满足于扮演药剂师的角色。他像个中世纪的炼丹士那样，把各式各样的配料拼在一起，装进瓶子，仔仔细细地给大大小小的瓶子贴上标签，就像在做儿戏。参加社交活动对他可是个负担，只有在阴影中他才觉得舒心惬意。所以他绝不会成为他美丽太太的一帮情人的障碍。他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和蔼可亲。因为有了他们，他就可以和他心爱的音乐做伴，不受干扰。

巴尔扎克有幸继德·贝尔尼先生和德·韩斯基先生之后第三次遇到这样一位丈夫，他半是出于骑士精神，半是满不在乎，让他太太有一切可能性，

232

受到一位著名诗人的热烈崇拜。于是巴尔扎克便以他特有的热狂情绪和焦躁不耐，直奔他的目标。接下来的时日里，他所有的自由时间全都属于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夫妇，他到奈依(Neuilly)去拜访他们，他驱车前往凡尔赛，和他们在意大利剧院的同一个包厢里观剧。1835年4月，他从日内瓦回来还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信报导——当然不是向他的总忏悔师德·韩斯卡夫人坦白，而是向他可靠的女友茹尔玛·卡罗报告：

“几天来，我已经屈从于一个十分令人心醉神迷的女人的魔力。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如何抵抗，就像那些可怜的小女孩一样，我无力抗拒我喜欢的东西。”

但是伯爵夫人自己在她委身于巴尔扎克之前，还在犹豫。她刚把她原来的情人科斯洛夫斯基亲王打发走，全仗这位亲王，她为她热爱音乐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宁可放弃巴黎社交界的伟大雄狮之一李阿奈尔·德·蓬伐尔伯爵，而让巴尔扎克来充当科斯洛夫斯基亲王的下一位继任。另一方面，巴尔扎克也不能鼓足全部干劲献身于他的新的恋情，因为小说得写，和债主们的斗争得继续进行，另外他也不愿让另一块热铁冷却。德·韩斯卡夫人通过她的俄国和波兰的朋友们，科斯洛夫斯基家人、基色列夫家人和其他一些热心友好的搬弄是非的人们，已经获悉巴尔扎克突然热爱起音乐来了。夫人知道，巴尔扎克现在不再到罗西尼①的情人奥林普·彼利西埃的毫无险情的包厢里去看戏，而是换成维斯孔蒂家的包厢了。德·韩斯卡夫人既然决心要在后世面前扮演巴尔扎克生活中首席女高音的角色，便在她的信里责怪巴尔扎克不老实，不忠诚。德·韩斯卡夫人似乎凭着他们之间稀有罕见的婚约，不顾她那尚还健在的无忧无虑、浑然不觉的丈夫，向巴尔扎克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只允许他为了散心解闷，和那些“小女孩们”交往，——也就是允许他有一些丝毫不动真情、在社交界也不会使夫人受到牵连的艳遇。德·韩斯卡夫人对巴尔扎克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同样会给一位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写热情洋溢、词句夸张、气势奔放的情书，就像给她写的情书一样，而她由于委身于他，自以为居于垄断情书的地位。最后没有别的方法使德·韩斯卡夫人情绪平静——一位

① 乔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233

未来拥有几百万身价的富孀，是不能随随便便放弃的——巴尔扎克只好进行那次费用昂贵、光怪陆离的维也纳之行，以便再一次向德·韩斯卡夫人保证，夫人是他心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女人。然后就是在萨歇度过的夏天，他写作为了完成约定的稿件。1835年8月，巴尔扎克重新开始和李阿奈尔·德·蓬伐尔展开争夺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竞赛。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成为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情人，而且十分可能，——倘若相信一位无名氏撰写的那本消息灵通得值得怀疑的著作《揭露巴尔扎克的真实面目》——巴尔扎克也是那个李阿奈尔·理查·基多博尼-维斯孔蒂的父亲。这个孩子于1836年5月29日出生，是那三个来历不明的小孩①之一。他们既没有继承父亲的姓名，也没有继承父亲的天才。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尽管当了五年巴尔扎克的情人，在他遇到一切困境时，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女友，不遗余力地出手相助，可是在一切巴尔扎克的生平描述之中，却始终很不恰当地退进幕后，其实这都该怪她自己。在生活中往往是这样，并不是起作用做贡献的人，才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而要看他如何善于巧妙地、热心地描述自己的贡献。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从不追求文学上的身后哀荣，所以她的形象完全落入更为虚荣、更有企图、更有心计的德·韩斯卡夫人的阴影之中。德·韩斯卡夫人从一开头就努力争取得到巴尔扎克“不朽的情人”的角色。巴尔扎克在销魂荡魄、心醉神迷之际，如果连向维斯孔蒂夫人也没写过荡气回肠的情书，那巴尔扎克也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可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并没有把这些情书编上号码，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珍藏在一个宝匣内，留待付印。不知是由于漫不经心，还是因为她生性高傲，不愿在巴尔扎克和她自己死后被人当作广告的材料或者杂文的素材，她从一开头就不想充当文学史上的什么名人，为了更加真诚、更加公开、更加无所顾忌地献身给活生生的巴尔扎克。这一来，她倒也摆脱了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的关系上所沾有的一切难堪。仔细一看，这些难堪之处也着实让人恼火。即使在所谓的激情无比奔放的时候，这位聪明的野心勃勃的贵族夫人韩斯卡，也一直在考虑她的“地位”,她在

① 指巴尔扎克的三个私生子。

234

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和在文学史上的位子。二十年之久，德·韩斯卡夫人一直不断地担惊受怕，唯恐为了巴尔扎克，或者通过巴尔扎克败坏自己的名声。她一直想要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保持她的荣誉席位，而她自己并没有付出真正的热情。她要巴尔扎克充当她的情人，充当她的行吟诗人，但是得悄悄地、秘密地扮演他的角色，千万不能让她的那些高贵的亲友们获悉。她要巴尔扎克的书信，他的手稿，但是老天爷啊，可别惹人注意，引发丑闻。她悄悄地溜进饭店去会巴尔扎克，可是在公开场合她却以冷漠的、责备的语气谈论这位稀奇古怪的德·巴尔扎克先生。她在德·韩斯基先生面前扮演忠实的妻子，却向巴尔扎克预示她日后将要居孀，从而拴住巴尔扎克做她的情人。她并不放弃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几百万财产，她丝毫也不冒任何风险，有损她白璧无瑕的名声。即使在她丧夫之后，她也一时难下决心，来缔结这一并不门当户对的婚姻。我们总会感到，德·韩斯卡夫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计算周密，小里小气，小心谨慎，甚至她在日内瓦一度献身或两度献身，也显得更像是给予施舍，出于好奇，不情不愿，迅速后悔，而不是大大方方、意识清醒、恣意挥霍般献出她的自我。

和这样一个虚情假意、争风吃醋、故作冷漠的情人相比，这位表面上看来不顾道德的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倒显得慷慨大方，沉稳自信。刚一决定献身给巴尔扎克就完全彻底、热情奔放地把自己奉献给他——伯爵夫人在《幽谷百合》里的肖像①便是明证——究竟整个巴黎是否知晓此事，到处物议，她全都满不在乎。她和巴尔扎克一起出现在她的包厢里。当巴尔扎克被债主们追逼、走投无路时，她把巴尔扎克带到自己家里，她和巴尔扎克住在花园居②时，两家房门紧挨在一起。在丈夫面前，她不演那种令人反胃的忠贞妻子的喜剧。她不能容忍巴尔扎克争风吃醋，自己也绝不像她的竞争对手那样折磨巴尔扎克，绝不小里小气地窥探巴尔扎克的行动，绝不心胸狭窄地打翻醋缸。她给巴尔扎克自由，听到他的艳遇，一笑置之。她绝不撒谎，也不逼着巴尔扎克忙不迭地撒谎，而巴尔扎克对他另一位情人却是经常被迫在信中谎话连篇。尽管伯爵夫人论家财不及韩斯基家的十分之一，可

① 书中另一位女性人物杜德莱夫人。

② 花园居，是巴尔扎克买下的庄园。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也在庄园里建了一幢房子。参看后

面几章。

235

她帮助巴尔扎克不下十几次，有时给他弄到订单，有时给他现金，帮他摆脱困境，是个真正的情人，又同时是个女友——她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坦诚，无拘无束。只有无视社交界，不屈从僵死的风习和等级，而是自由自在、公开坦荡地贯彻自己意志的女子才能这样。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的这种公开坦荡的作风，当然也使巴尔扎克无法向德·韩斯卡夫人隐瞒他们的关系。也许他也能够成功地否认他在《幽谷百合》中描写的杜德莱夫人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恋爱场景，是直接描绘他和伯爵夫人共同经历的销魂荡魄的时光。“不是有人甚至说，我在为维斯孔蒂夫人作画吗?”巴尔扎克故作天真烂漫地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惊叹人心的险恶。可是他无法阻止那些俄国和波兰的通信员写信到维尔肖夫尼亚向德·韩斯卡夫人汇报，他们肯定会把显而易见的实情加油加醋地一一报告。于是“充满怀疑和责备的信件”雨点般飞来；巴尔扎克还指望着德·韩斯基先生会死，会留下几百万遗产，便硬着头皮继续撒谎说，这位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只是一位极端可靠的理想女友。为了显得真心诚意，巴尔扎克就十分狡诈地对这种友谊高唱赞歌，“这种友谊在我多次身陷困境时，给我安慰”。他写信给德·韩斯卡夫人：

“您提到的德·维斯孔蒂夫人是最可爱的女人之一，心地特别善良，说不尽的好心好意，她是个非常时髦无比娇柔的美女，帮助我忍受人生的困厄。她生性温柔，可是异常坚韧。她的观点和她的反感都不可动摇，不可调和。她和人交往非常稳健。可是她又极其不幸，或者不如说，她和伯爵的境况、和他们所拥有的显赫姓氏不甚协调……”

但是巴尔扎克写这首颂歌的目的，是为了用一声哀歌式的叹息来予以结束：“不幸的是我很少见到她。”

巴尔扎克很可能知道，德·韩斯卡夫人得到的消息远比他的信件可靠得多，不会太相信他的诉说。也许夫人相信与否在他心里也不太在意。这颗“北极星”的光芒在那几年开始渐渐失去光芒，因为它遥不可及，是在相隔几千里之远的亚洲边界线上闪耀，另外德·韩斯基先生的健康状况又显得坚韧皮实，具有长寿的迹象。在历史上，生者总是压倒死者。同样在爱情中，身边的人总比远处的人更占优势。维斯孔蒂伯爵夫人近在咫尺，是个年轻的美女，激情而又性感，总是准备顺从巴尔扎克的要求，从不向他抱怨诉

236

苦。于是在今后几年，巴尔扎克就和伯爵夫人度过了他真正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向德·韩斯卡夫人报导并且杜撰他的想象的生活，为了夫人的宝匣，为了后世。

埃维利娜·德·韩斯卡的野心是充当一个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了解巴尔扎克的女人，充当他的领路人，他的顾问。论文学品味，论评判能力，她也许超过维斯孔蒂伯爵夫人一百倍。但是维斯孔蒂伯爵夫人更加了解巴尔扎克这个人需要什么。她看出并且理解这个为生活驱赶，为债主追逐，在负担不断、任务繁重的高压下呻吟喘息的艺术家渴求自由的需要。她亲眼看见，1836年这灾难深重的年头给巴尔扎克带来了什么。她看见巴尔扎克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多么渴望放松神经，得到消遣。她不像那位夫人似的，把巴尔扎克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而是天资聪慧，发自内心地理解到，现在唯一能使巴尔扎克重新精神焕发、灵感泉涌的方法：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次到意大利去的旅行。自从那次和德·卡斯特里夫人未果的恋情结束之后，巴尔扎克一直热切地盼望有机会去一次意大利。而这次旅行，不消巴尔扎克花一分钱。

基多博尼-维斯孔蒂伯爵的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些在意大利的债权，这些欠款很难收回。这位与世隔绝的音乐家毫无商务谈判的能力，早已放弃了争夺这笔遗产的斗争。这时，伯爵夫人发现了或不如说设计了解决问题的巧妙办法，她让伯爵派他们共同的朋友巴尔扎克到意大利去处理这件事情。伯爵应该知道巴尔扎克坚决果断，善于经商。脾气温和的丈夫表示同意。巴尔扎克这时已从萨歇回到巴黎，正不知道逃到哪儿去躲避债主。毫无疑问，他欣然同意完成这项任务。公证人把全权委托书交给巴尔扎克，并给他一笔盘缠。于是巴尔扎克终于在七月份得以登上旅行马车，起程前往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爱情之国”。

维斯孔蒂伯爵夫人在这一慷慨之举之外，还另加一个慷慨之举。伯爵夫人自己没有陪同巴尔扎克一同去意大利，这点可以理解。因为她一个月前刚刚生下了李阿奈尔·理查。人们大概会把这孩子视为巴尔扎克深爱夫人的凭证。但是更为令人惊讶的乃是——这一点被视为伯爵夫人感情的豁达慷慨，——她丝毫也不反对她的情人携带一个陪同人员前往意大利。这

237

是一个漂亮小伙子，一头短爱，自称马赛尔。巴尔扎克其他的朋友，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唯一能够说出此人来历的是巴尔扎克的裁缝。不久前巴尔扎克带了一个年轻的黑发女子出现在他的裁缝铺里，给她订做一套男人的服装和一件灰色的长外套，一直可以扣到腰部。衣服非常合身，当然并非天衣无缝。目光犀利一些的人依然可以猜出，穿这身男装的是个女人。巴尔扎克不是到“爱情之国”去寻找爱情的冒险经历，而是通过这一大胆放肆的乔装打扮，使这旅行变成一段冒险经历。

写作十分繁忙的巴尔扎克，几乎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找到他所有的女友和恋人，他的这位新情人也是这样钓来的。这位新交也和他所有的女友一样是有夫之妇，同样有位极为随和的丈夫。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家住利莫杰斯(Limoges),作为一位高级司法官员的妻子，实在百无聊赖。于是给巴尔扎克，法兰西一切灰心失意无人理解的妇女的总律师，写了一封浪漫的书信。这是1835年，这位总律师当时恰好没有时间给她回信。夫人便寻找代用品，按照字母的排列顺序Ba(巴)之后便是Be,于是她就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一模一样——从巴尔扎克跳到圣·伯夫(Sainte-Beuve)。马布提夫人在圣-伯夫这里找到更多的友好情意，圣-伯夫请她到巴黎来，她就来了。夫人年轻、美貌，是个火辣辣的女人。可惜这位干巴巴、爱浮夸的圣-伯夫不对她的胃口。尽管他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十四行诗献给夫人，也无济于事。夫人宁可再一次到前一家去敲门试试。而巴尔扎克在德·韩斯卡夫人那里取得成功之后，也开始欣赏起那些比他年轻的女子，绝不扮演约瑟的角色，把这位咄咄逼人的波提乏夫人①拒之于千里之外。马布提夫人在巴塔耶大街那著名的闺房里进行的第一次就职访问就延长到三个夜晚之久。这新鲜的年轻女子，很合巴尔扎克的品味，很对他的胃口。巴尔扎克便向夫人建议，和他一起到都兰地区旅行一次。由于种种原因，马布提夫人下不了决心。

可是等巴尔扎克从萨歇回到巴黎，向夫人建议和他一同前往意大利，费用由他另一位女友承担，这一次卡洛琳娜立即兴高采烈地同意开这个玩笑，

① 这里指的是《圣经》的故事。《圣经·旧约全书》第三十七章第三十六节，希伯来人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第三十九节，约瑟长得秀雅俊美，护卫长之妻想与他同寝，约瑟不从，波提乏之妻反诬约瑟欲行非礼，约瑟被投入监狱。

238

乔装打扮成一个侍童，陪同巴尔扎克出游，因为到浪漫的国度一游，必然从一开头就得浪漫才行。

在巴黎只有一个朋友成为这一化装喜剧的目击证人：儒勒·桑多。他到卡西尼大街来为巴尔扎克送行，突然看见一个短发女子乘坐马车驰来，显然熟门熟路，快步跑上楼梯，直达巴尔扎克的卧室。儒勒·桑多心里正在暗暗发笑，他的朋友巴尔扎克经常在社交界雄辩滔滔地大肆赞美贞洁乃是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自己却又招来了这么一个新的女伴。不料几分钟后，从这同一个房间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帅哥，身着一件灰色大衣，手握一根马鞭，笑盈盈地从同一道楼梯下来，把一口小箱子装进邮车箱里，里面装着八天用的内衣和必要时用得上的一袭女式衣衫。帅哥后面跟着巴尔扎克，迈着笨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坐在这个年轻侍童的身边，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因为他成功地开了一次玩笑。一分钟后，马车开动，直奔意大利。

这次出发，颇为迷人。一路上，正如巴尔扎克所期待的，由于人物舛错，引发一系列极为逗乐的冒险经历。卡尔特修会大修道院的修士们并没有被这位小帅哥宽大的外套和绷紧的长裤所蒙蔽，拒绝这危险性别的成员迈进修道院。这个年轻的水妖在附近的一道阿尔卑斯山的小溪里就只穿了那件外套，即兴沐浴一次，从而补偿了她未能进入修道院的损失。在这场冒险经历中，《都兰趣话》的作者巴尔扎克可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经过一次玩命似地快速奔驰，越过切尼斯山之后，这对年轻的情侣，或者不如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和他的侍童马赛尔来到都灵。

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在这里终止这场并非毫不危险的乔装打扮的滑稽戏，或者像每对非法情侣该做的那样，下榻在某一个偏远处的旅馆里，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巴尔扎克喜欢把一切都推向极致，他毫不在意地驱车直奔该城最高雅的饭店，正对王宫窗户的“欧洲饭店”,给自己和他的陪同者要了两间并排的最漂亮的房间。不言而喻，《比哀蒙特日报》第二天立即宣告，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抵达该城。整个贵族社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要一睹巴尔扎克的丰采和他大名鼎鼎的手杖。据他自己报导，这把手杖极为成功，就和他的作品一样成功，“眼看着就要取得欧洲范围内的成功”。显贵之家的仆役纷纷前往饭店递交请帖，大家争先恐后地要结识巴尔扎克。通过介绍信和巴尔扎克已经认识的贵族们甚至提供王家马厩的

239

马匹供他进行郊游。

巴尔扎克对于公主们、伯爵夫人们的赞赏历来无法抗拒，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比哀蒙特贵族的邀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他只有肮脏的毫不客气的债主或者法院执法官前来探访，如今在这个平素一般市民不能踏进的王宫里，受到一位外国亲王般体面隆重的接待，使巴尔扎克的虚荣心大大得到满足。可是，他也实在鬼迷心窍，居然把那个穿上男人服装乔装打扮的外省小女人带进这些显贵的家里，结果造成了新的阴差阳错的误会。就是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他也虚构不出更加疯狂的误会。时隔不久，贵族的沙龙里人们看出，这个年轻马赛尔和迈耶贝尔①的歌剧《胡格诺人》中那个同名的仆人一样，乃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女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认为可能发生这样放肆大胆的事情，巴尔扎克竟然会把某一个他喜欢的无名陪睡女郎经过乔装打扮带进比哀蒙特的贵族府邸，便产生了一则奇特无比的谣传。众所周知，巴尔扎克享有盛名的女同行乔治·桑便是头发剪短，吸着雪茄或烟斗，身穿长裤，更换情人比更换手绢更加频繁。不久前，她就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一起来到意大利。为什么这一次她就不能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一起前来呢?可怜的马布提夫人就突然发现自己被太太们先生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起来，他们和她聊天，尤其要从她嘴里听到聪明绝顶的词句，如果可能还想获得一份乔治·桑的亲笔签名。

现在玩笑开大了，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对这些小节满不在乎的人，也渐渐感到不自在起来。他拼命使出全部镇静和机警，把这团纠结缠绕的乱麻重新理顺。他暗地里向菲力克斯·德·圣-托马斯侯爵坦承这乔装打扮的女子的实情，当然立即给她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小外套：

“她对我充满信任，因为她知道，我其实从头到脚都为另外一种激情所占有，那种激情已充分满足了我……”

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感到，现在已到结束这场玩笑的时候，再迟就会酿成丑闻。他十分顺利地办完了他的朋友维斯孔蒂夫妇委托经办的事情，急急忙忙地离开这座城市。在这里，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得无比幸福，三个礼

① 雅可布·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在法国获得盛名。《胡格诺人》为他无数歌剧之一，剧中的忠仆亦叫马赛尔。

240

拜不工作，不和出版商搏斗，不改校样，不见债主，不见充满敌意的同行!他

第一次眼睛里闪闪发光，充满了真正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生活的欢乐，观看着现实世界。

回程的最后几站之一是日内瓦，决定他命运的城市。在这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了他。在这里，他征服了德·韩斯卡夫人。在这里，他现在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小巧玲珑的马布提夫人同床共枕。倘若我们对他写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信有一丝一毫的信任，那么他在日内瓦就什么事情也没干，只是沉湎于往日甜蜜的回忆之中，为不见踪影的伊人挥洒哀伤的眼泪。现实远远没有这么浪漫，可是要愉悦得多。平素，巴尔扎克急着又要赶回去写作，会让车夫把马催个半死，只花五天五夜，就从日内瓦风驰电掣般回到巴黎。可是这次，有这个举止毫不做作的褐发少妇陪伴回程，足足花了十天时间。每夜都在另一个地方歇息，难以想象，这些夜晚他会完全怀着多愁善感、哀思百结的思想在思念远方的“北极星”中度过。

八月三十一日，巴尔扎克又重新回到巴黎，魔力四射的时光顿时终结。在门上贴着法院执行官的纸条，桌上放着成堆未付的账单。在第一时间他就获悉，他的出版商维尔代行将破产。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巴尔扎克特别惊讶，或者特别激动。他知道，而且会一再明白，他只要赏给自己片刻自由，就会受到命运的铁拳加倍狠毒的打击。在这堆无关紧要、令人厌烦的信件当中也有一封镶了黑边的信，亚历山大·德·贝尔尼向巴尔扎克报导：他的母亲在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我们可以感到，寄给巴尔扎克的所有书信里，这个消息多么深刻地给他以震撼。几个月来，他一直做好了蒙受这一损失的思想准备。在他出发去意大利之前，他拜访了他的这位“永久的恋人”,发现她过于衰弱无力，竟无法为他的馈赠表示高兴。巴尔扎克在小说《幽谷百合》中，怀着感激的心情，在德·莫尔索夫人①这个人物身上，为全世界刻画了德·贝尔尼夫人的肖像。当他无忧无虑、心情欢畅地和不值得一提的卡洛琳娜·马布提夫人在意大利到处举行爱情之游时，德·贝尔尼夫人却在弥留中等候死神降临，巴尔扎克不在她的身边，没有听到她最后的遗言。

① 《幽谷百合》中的女主人公。

241

他也许正在都灵的沙龙里谈笑风生，纵声大笑，而人们这时却把贝尔尼夫人

葬入墓穴，夫人是第一个爱他的女人，比任何其他女人都更爱他。过了几天，巴尔扎克紧接着就离开巴黎，前去拜谒她的坟墓。他预感到，他人生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随着他这已逝的“永久的恋人”,他自己的青年时代也

一同葬入坟茔。

242